共二

續集 我〻錄 上

大東禪林

我々錄序

儒者雅言典故典故明於是非辨於忠逆塗人耳目宜不屑乎記述而猶且說文著篇垂示後世則典故之有書厥惟遠哉上自通史下逮野史雜百家繼起論說紛然隔靴爬痒爭立門戶書益奇而說益漏其於國乘本旨不相逕庭者尠矣世之迂儒踈於理會或源頭而好自用或信贅說而不知改眩於類聚失其關鍵求以曉人而惑人者多矣余在天安時與尹龍仁就東氏相從頗數龍仁丈恒言南氏之我々迺今世之董筆吾之涉獵者

不爲不多而未有若我我之明且盡者也盖龍仁

丈以經術簉仕汎濫諸書眼高於典故者而其言

乃如是則必有以敬服者故甞顧寓目而未得丁

丑秋始見於龍仁趙士人家而借其草本謄出徹

頭徹尾一次詳覽則多出於國朝寶鑑朝野僉載

野史等書而該括今古折衷羣言探本窮源挈綱

提要詳而不至於蔓畧而無所不包始自東西南

北分爲懷尼老少以至聖主賢臣際會之機君子

小人進退之方靡不畢舉井井不紊真所謂指南

之車燭幽之鏡也今以後知龍仁丈之不欺余而

作者之文章才學亦可目嘗一臠知全鼎矣爲之可敬也已

我〻録

龍門問答

南紀濟著

一自東西分黨之後東有南北之號西有老少之名是之謂四色也故慱故之士論其源末者久矣甲午之歲余遊於龍門適四色相會仍與談古各質所聞始自己丑東西之戰轉至懷尼老少之分末復合爲沈金各立之由曰是曰非者莫非老少東西千古相持之案也雖曰我公未必人〻皆謂我公也姑記余問答之說以俟後人之公論焉

余遊龍門至雪庵僧舍逢三人共宿一云居原州一云在驪州一則在漢陽談山論水各言其志驪客歎曰朋黨之論古亦有之未有若我國之甚者也子知三人乎原南驪北漢則少也今老少南北偶會一處各以所聞相質所疑復作一日之遊可乎余笑曰余則年少學淺雖欲相質其於無所聞者何請三君子相與論辨愚當敬聽其說焉原客曰沈金之爭已成先天事今不可復論至於己丑之獄崔三峯永慶之死李潑兄弟及九十老母八歲弱子之死至今東人冤之此皆鄭松江澈之所主者而成牛溪渾之所造

成也此則西人之失也西論之中亦有究其死者云子之論則以爲如何也余曰崔李之死余亦知其究矣然但聞東人之殺崔李也未聞西人之所殺也其時事蹟子亦細知而猶學南人風聲鶴唳之論乃發此說耶原曰此何言也豈以東人而有是事也余曰崔三峯初有孝友清修之行牛溪亦有清風滿袖之許也後爲沉染於仁弘輩有鄭澈朴淳爲梟首之論及己丑獄起己丑十月黃海監司韓準有密啓乃安岳郡守李軸載寧郡守朴忠侃信川郡守韓應寅上變事也全州居前修撰鄭汝立謀反爲逆首其同黨安岳趙球密告云云金吾郎柳湛到全州發兵圍捕汝立已脫身逃走更送宣傳官搜捕汝立與其子玉男及安岳校生邊氾朴延齡其子春龍

圄于鎭安竹島縣監閔仁伯領官軍距捕汝立先以
刀斫邊氾又斫其子玉男而不死又以劒植地自就
刀上刎頸官軍急近獲二死屍二生賊而来玉男春
龍等俱就服斬于軍器寺前又磔汝立之尸巡示于
八路諸賊皆言吉三峯爲謀主又有飛語三峯非吉姓
乃崔永慶也時全羅監司洪汝淳移文於慶尚監司
金晬逮捕永慶洪汝淳是非東人中耶鄭彥信白惟
讓李潑等鞫問時松江當考官力救彥信及潑等減
死遠配鄭彥信彥智洪宗祿白惟讓李洁鄭昌衍皆酉出於汝立之侄緝之招彥信中途付處彥智
宗祿惟讓潑洁見芛皆竄昌衍放送至再拿也柳西崖成龍當其委官
不敢出一言而救之彥信惟讓潑洁皆死曺大中柳
德粹鄭介淸或以辭連或以疏章至是皆死介清按書時宰

訟汝立之寃又有與汝立往復書中同死生之語書大中聞汝立之死流涕上表以此皆伏誅介清者本僧人也與同伴僧天然同處朴思庵書堂思庵愛二僧明敏勸二僧還俗天然不聽而去介清仍長髮思庵養育如子思庵沒後付托時論背叛思庵沙溪遂介清問曰不曾遊於思庵之門乎曰吾以其家多書冊故時時往來而已時人唾罵之至庚寅全羅監司洪汝淳啓曰鄭介清與汝立遊山之說傳播道內監問羅州一鄉則座首柳潑鄉校堂長辛彭年皆報以的實臺諫請鞫 上允之介清供曰臣前為校正郎廳時與逆賊數日同坐相見而已前後絕無相通之分云云上下介清與汝立書一張其書曰見道分明當世惟尊兄一人而已傳曰所謂道者何道前後相絕之言無已欺罔乎嚴鞫得情定配北道命詞臣將介清所著排節義論逐条攻卞榜示列邑後嶺南有建祠介清者金沙溪上疏請毁因循未行 孝廟時毁之

西崖亦非東人之魁耶其時事問郎廳李白沙恒

福黃獨石赫日記及他野史有昭昭可考者請言其

槩以解東人之惑焉天安居私奴吉三峯者勇力絶倫日行三四百里因爲擴賊甲午年間逃匿不知所之丙申年間又爲失捕於咸興時汝立使僧湮斗倡言于海西曰吉三峯領神軍或入雞龍山或入智離山遠而望之人馬不知其幾也近而見之只見人踪馬跡而已閔西海西之人皆以爲神或言吉三峯爲王鄭八龍(汝立兒名)爲王人言籍亡(汝立又作木子亡奠邑興之謠刻于石置文俗離山又作桑生馬鬣家當爲王使僧義衍道潛等傳播汝立又於家後剮桑皮塡以馬鬣使人見之曰愼勿泄云云)及汝立獄起海西諸賊相繼就服一賊招曰汝立嘗曰吾有謀主吉三峯一賊又招曰吉三峯居

智異山下年可五六十面瘦而長鬚長過腹語輒喘
發云時有梁千頃者與崔永慶戚侄鄭大成同寓於
京城聞諸賊招辭大成曰此形貌宛然吾崔司畜叔
氏也梁千頃聞此言唱說於衆中曰崔永慶實是吉
三峯也李延平貴適在座上大言折之千頃勃然變
色反以貴為護逆其後諫院有發言者黃秋浦愼時
為正言柳西坰根亦在司諫力言止之議遂寢矣其
後晉州品官鄭弘祚者言於判官洪廷瑞曰吉三峯
實是崔永慶也洪廷瑞言於密陽教授姜景禧景禧
言於監司金睟金睟言于都事許昕許昕言於右兵

使梁士瑩士瑩言於金溝士人金士寬士寬言於濟原察訪趙應獜應獜言於監司洪汝淳汝淳聞之驚駭一邊馳啓一邊文移於金晬及梁士瑩執囚崔永慶搜文書拿致禁府時松江當委官啓曰三峯爲號與否請令監司覈實又啓榻前力救永慶永慶供曰與賊雖暫相識書問則絶不相通云 上下汝立與永慶數帋永慶語塞松江啓曰老人容或忘之渠豈敢誣囚乎 上又下匿名詩一張曰永慶篋中有此詩何也其詩曰牛溪一夜風生虎仙李根搖有髮僧此詩癸酉年間匿名詩也牛溪指成牛溪有髮僧指栗谷蓋東人中所作欲謀害西人之詩也時東人有

以此欲起獄者而又有沮其論者事遂寢永慶旣藏此詩則必有甘樂其禍心者也松江又啓曰臣曾聞昔年鍾樓上匿名詩也永慶之不作人皆知之上意稍解命釋葢牛溪抵書松江曰崔有至行請公伸救以是松江力救愈勤永慶臨鞫多裝詬罵牛溪之言松江出歇所忿然曰浩源有書伸救而彼如是其心所在可知也白沙曰不然若以斯文事言之可怒也今日事言之只分其是非而已何怒之有松江悦然謝曰如非君言幾誤國事仍入力救之矣諫院具疏李尚吉請命再鞫永慶又被拿因松江聞而大驚謂沈一松喜壽曰一拿永慶已極無據至請再鞫後世以此等事爲如何也公等何不爲儕輩力止之刑推命下與李恒福相議草啓欲與西崖聯名救之西崖時

為委官白沙見西崖極言永慶之寃大臣不可不救之意西崖曰如我者不敢救鮮含人亦不可如是太慊慨終不能救之永慶因囚死獄中其後松江見西崖人皆以而見為謹慎君子以李潑為虛妄君子謹慎與虛妄雖不同其為君子則一也顧謂李山海曰吾之此言非虛也他日以余為搆殺崔永慶時為口實也同福丁巖壽往來松江之門者也時上疏極言李潑崔永慶事又論柳龍成及一時士類相知於汝立之人無不指斥時議或有疑松江者故松江有是言也南東崙與牛栗松為道義交而亦為丁疏所斥牛溪以與汝立相知上疏自訟願與南菜同被罪罰云以此推之松江之不知丁疏昭然可知也西崖微笑山海嘿然其後山海之黨以為松江搆殺崔

永慶拿囚梁千頃時洪汝淳在金吾自恐歸罪於已不問言根出處惟以嚴加酷刑又誘梁千頃妻從兄奇孝曾訛千頃曰永慶吉三峯之說歸之松江然後可以得生千頃不勝拷掠誣引松江二月逮相三月罷職五月削黜六月竄江界是年則辛卯也此非松江之所殺乃洪汝淳所殺也尹海平井壽日記曰南原居梁正字慶遇見我頃日崔永慶門人來言曰今世以鄭相搆殺崔先生吾輩則以為全未全未也梁曰何以知是曰吾先生在獄遺書于家曰吾平生鄭相為非人也今現其所為真君子也吾之所以得生者專出此人之救解云故吾同門及一家族黨皆以時論為寃也鄭彥信白惟讓李潑李洁皆以汝立平生親密之交往來書札多在文書之中彥信

初出鄭緝之招及苐任國老又疏論彦信有營護逆
賊之跡就鞠遠配者盖松江所以極力救解者也全
羅儒生梁㵊又爲上疏言彦信當廷鞠之日欲斬告
者之說公然肆發而此說傳播已久朝廷無一人言
之是亦可愕云　上問于其時同叅諸臣金貴榮以
爲耳聾不得聞李山海以爲日久不得記憶俞泓洪
聖民皆以爲聞之洪聖民又爲啓之曰鄭彦信發言
時臣實抗之山海亦言其不可顧謂臣曰吾與判官
意同矣彦信再三唱說山海稍屈曰更思之又欲推
考黄海監司山海亦言不可事遂寢令山海之啓以

爲不能無惟云云 傳曰卿既親見儒生之䟽又如是
彦信之言固爲悖逆仍再鞠死於杖下李瀣兄弟多
出於全羅諸賊之招盖瀣浩同在一道往來頻熟且
係名士故諸賊聞名甚慣臨鞠之際或有是招也己
丑八月李浩爲舍人上京路出金溝鍾樂院時汝立
餞于院樓酒半以酒書於盤面示之浩失色驚起登
馬快走馳入縣舍裁書于其兄欲待其兄至而相議
也瀣見書即日登程至參禮驛聞變倍道至京未幾
又因梁千會䟽兄弟俱爲被囚松江力救只受一次
定配道遇安竹溪敏學謂安曰歸語李瀣李瀣不負

吾而吾負季涵多矣他日地下何面目相對乎仍失聲涕泣白惟讓見李體素春英亦有爲謝松江之語以此見之松江之救解李潑亦可知矣樂安逆賊宣弘福之招又極叵測招引潑洁及惟讓又云李震吉得識書於柳德粹處云云德粹拿鞫訊斃潑洁於中道拿還潑與惟讓死於杖下洁未加刑松江謂西崖及山海景涵已矣洁亦不可救解耶西崖不答山海起出松江獨啓救之 上震怒曰此乃鄭澈所爲也山海必不如是矣即命加刑亦死於杖下是已丑十一月也（崔永慶李潑等初鞫時松江當委官再鞫時西崖當委官）潑洁死後其母尹

氏年八十二其子九歲兒皆被拿是庚寅十二月也
上命鞫問朝臣終始引法論啓拘留獄中至辛卯五
月西崖又當委官推問尹氏至加壓膝而死九歲兒
亦死獄中其禍亦慘矣壬辰松江自江界蒙放與西
崖會于關西行在松江責西崖曰大監當事何以殺
景涵老毋穉子乎柳泫然曰大監若在可以救活耶
李潑毋子之死在於松江竄江界之時又可知矣南
平居李韶者李潑之弟漫之外孫也其日記曰俺外
曾祖毋尹氏庚寅十月移居上村十二月拿致于京
趙重峰憲迎拜于路進以草裘至京累月囚繫俺之

外祖母隨往養獄尹氏辛卯五月二十二日竟死於壓膝之刑云云松江之遞相辛卯二月也按江界辛卯六月也則尹氏之死實在於西崖委官之時也歲月既久文跡散失之後反歸咎於松江何哉愚必曰西崖殺之也九十老婦黃口弱子死於酷刑之下不敱一言救之徒爲詨然於松江相責之言若使攻松江者苟有公心所當以攻松江者攻西崖而前後攻松江者無非西崖之黨不勝其慨然矣（西崖所著雲岩雜錄言其已能處誇矜之病論人是非不無暗秘之跡謂之君子而猶如是耶且己丑獄事觀之可知其心術之隱疑西東人之怨松江者豈不痛甚矣哉）

松江以請建儲事大忤上志自

是東人乘隙搆陷終使竄逐而止若無壬辰之亂必期殺之而乃已耶

辛卯閏三月憲府啓吏曹佐郞柳拱辰人物庸麁檢閱李春英爲人浮妄皆出入宰相之門請罷從之同月兩司合啓鄭澈擅弄朝權裁判一世請罷從之五月兩司合啓請削黜從之六月掌令趙仁得尹覃茂持平李商毅鄭光績大諫洪汝淳司諫權文海正言尹輝李廷臣合啓時大憲李元翼在外鄭澈白惟咸柳拱辰李春英等交結朋比濁亂朝庭欲陷異己之人請並遠竄從之鄭江界白慶興柳慶源李三水同月兩司合啓右贊成尹根壽判中樞洪聖民驪州牧使李海壽襄陽府使張雲翼黨付鄭澈引進奸邪請削黜從之七月兩司合啓兵判黃廷彧戶判尹斗壽承旨黃赫黃海監司李山甫禮曹佐郞金權高山郡守黃愼黨付鄭澈傷人害物請罷從之同月兩司連啓請罪尹斗壽黃赫又啓朴漸黨付鄭澈請罷職李誠中出入鄭澈之門請罷職并從之尹斗壽洪聖民李海壽皆遠竄傳曰奸臣鄭澈所搆陷排斥並收敍擢用自此東人用事此辛卯西人之禍也

山海嘆其徒

權愉上疏誣松江搆殺永慶李漢陰德馨雖山海之婿而猶力救松江余於年前見南益山泰普曰君見漢陰己丑後救松江之疏乎余曰未也南曰漢陰集開刊時其子孫刪去其疏云可勝惜哉余於其子孫某相親而疏本尚在其家云早晩吾當得見見之則亦示君未久南不幸余不得見尚今為恨耳仁弘嗾其黨朴惺文景虎等上疏言牛溪松江誣殺崔永慶奇自獻鼓煽其論以松江為奸凶以牛溪為奸黨金東岡宇顒亦自救之東岡集論己丑事有歸咎於松江之語蓋己丑白惟咸疏論李潑金宇顒與賊親厚之狀潑竟至死宇顒竄至是還朝陽為救解而陰實擠之耶真有所救之事而不在集中如漢陰之疏耶漢陰東岡俱是東邊人救之如此則松江之不殺崔李之證益可明矣不攻西崖與洪汝淳而獨於松江攻

之甚者抑亦何心也原曰鵝溪與仁弘俱是一時之人也仁弘在鄉其時事機容或未詳也鵝溪則在京應無不細知之理而且與松江牛溪相親豈有相啓之意哉余曰其時事顛末之詳亦莫如鰲漢而鰲記漢疏其言不誣則子獨於鵝溪信之如此何也山海於牛溪松江有深憾之事己丑之後牛溪松江及沙溪相會時李希參同座希叅即西南閒中論者也松江曰汝立之黨多在黃海道及金堤縣其時擬汝立於黃海都事及金堤守者不可無罪沙溪曰汝立本是欺世盜名者其時銓曹之擬望者自是例事豈能

逆觀彼賊之凶也牛溪曰汝立果為都事及金堤倅以資其凶鋒則其時銓官似不為無罪也因各羅歸希參直至山海家以告其說山海大懼言于宋龜峯翼弼曰有一長者欲殺我〻必死也蓋其時銓長即山海而長者指牛溪也自是大啣牛溪及松江者此也山海以銓長擬汝立於金堤倅李陽元以銓長擬於黃海都事時正言黃愼以此論罪黜為高山縣監辛卯西人之禍專由於此此山海主之其時又有宴會滿朝皆會山海有故未參作詩送之年月下書鵝翁松江見而笑曰此大監真出自家聲俗以鵝翁為猫聲故也山海闕而深憾之常欲中毒故暗書松江之事非一二也山

海爲領相西崖爲左相松江爲右相時 宣廟無適
嗣而多王子朝意多屬於金淑儀所出光海君 上
意則在仁嬪所出定遠君矣山海謂西崖曰吾等爲
相日久無所建白慚負奈何今有一事建儲急務也
與右相々議同參如何西崖見松江告以山海之語
松江亦以爲 聖壽已高建儲一事爲今日急務也
遂約同入啓請矣其前日山海密招 仁嬪之弟公
諒謂曰新參政方欲請立光海君爲世子不去 仁
嬪有不便故欲除去 仁嬪云汝得聞之否 仁嬪
被禍汝亦不免矣公諒大惧入告 仁嬪々々泣告

於 上曰令聞新叅政欲立光海君爲世子並殺小人
及一族云云矣 上曰從何得聞 仁嬪曰 公諒細
言其事 上曰無識之人浮浪之言何可取信也明
日山海稱腹痛不來松江獨與西崖入榻前首言建
儲不可不急 上既聞仁嬪之言方且疑惑之際遽
聞此言天怒震疊松江遂出待罪西崖不敢出一言
而退此山海欲除去松江之巧術也自此松江不得
於朝而山海乘機攻西至有辛卯之禍者也及光海
之立大惡山海故山海亦懼乃付仁弘爾瞻輩投合廢母之
事其實與仁瞻一而二也原曰此等事實遠莫詳知

今聞子言崔李之死果非西人之失也然庚申之獄
南人冤者甚多所謂清城金錫胄光城金萬基安得
無罪也余曰所謂冤枉者何人所謂不得無罪者何
事也原曰社相許積受先王之重托當國之大事清
城以肺腑之臣受國之重任故兩間親密所謂先城
心懷次骨之惡欲售網打之計離間兩人然後可以
逞其凶故使所謂完寧李師命鼓動清城之心清城
又使所謂光南金益勳鼓煽其論日以李立身南斗
北輩機察動靜誘激清風金佐明誣罔上變以做庚
申之獄堅雖作逆何關於無罪之其父也余曰積於

淸城有何親密之理也先城於積又何有次骨之惡也當初淸風以隧道之事深惡尢翁請對斥之又於鑴(奸人孝全之子)穆楨柟等之搆成禍機也不無有甘樂之心不肯告發　明聖王后雖知諸福等潛奸宮女(相業貴禮輩也)將有不利之漸而末如之何矣及鑴穆勢熖既張縱恣無君日以益甚楨柟又居於內與其舅吳挺昌及鑴穆內外相應窺覘不軌淸風始懷憂憤之際長安大俠許挺即　仁庙初潛時友人許啓之子也一日突入淸風之家曰吾外南而內西也公外西而內南也今日吾與之偏論可乎淸風曰何謂也曰　仁祖氏吾父之別交

也 仁祖氏之子孫與吾父之子孫乃為世交而今
世交之家子孫如彼單弱孤危難保朝夕吾以是憂
之寢不能成矣遂涕泗滂沱清風忽思 聖體幼弱
多疾且無兄弟宿昔大臣諸福諸南日與相結將有
不利之事乃感悟因上疏發楨等紅袖之變因楨柟
杖宮女宮女遂各自服時諸南以清風誣服宮女欲
殺王孫云云而有反坐清風之議時積以首相入告
諸福之曖昧清風之誣陷 明聖王后時在帷後聽
積之奏乃失聲痛哭而數積曰汝以累朝舊臣受恩
如何而不思報效敢以吾目睹之事謂曖昧耶積惶

恐乃請罪諸福而出盖楨柟兄弟自 孝顯兩朝出
入禁中肆為驕淫至大喪之初柟代奠 殯殿居宿
于內圖竊威福交亂宮人 明聖詳知其狀而清風
之告發者也翌日鐫之啓曰管東 慈殿勿預朝政
又於 榻前發北維勘照等語字遠假家人卦為內
外正位之論壽慶有 上與慈殿異宮之疏朴濾侵
斥 慈殿語及先祖嗣基則有比於 文定王后之
疏 慈殿至有閉口將死之教若使此輩遲延時日
安知不為幽閉之事乎堅藉其父勢放恣無忌掠奪
良家妻妾蓄之家其妻妒之堅手以殺之并毆其妻

兄妻兄即清風之妾也清風之妾弟即堅之妻也堅奪良妻蓄之家打殺其妻清風之妾往而詰之為堅所打折齒毀傷号哭而歸其他堅之掠人妻妾奸巧狙佚醜辱萬端者不一而足都城人人無不惡毒欲食其肉故至有臺疏　時南九萬上疏曰閭閻賤婦私自敺擊事皆聽理以法推治況清風之妾雖曰賤人　慈殿之庶母也乃敢敺打僇辱如此此古今危國亂邦之所未有也又曰盜人貨財謂之盜也況盜人妻妾者乎請付捕廳治之時捕將具鐥驗治果得其狀堅父積囑於他相移於禁府時禁判乃吳始壽也遂為翻案竄南九萬及具鐥其時有九萬竄堅平無事之語以此推之堅之罪彰已久矣當時之議孰

不以堅爲逆故諸南輩亦皆以堅謂之不道以柟謂之將心固人人之所欲食其肉者云云渠輩已知堅柟之爲逆而特恕其父者何也諸南之言又曰積宿知其子之妖惡若知其子逆情而不告則其罪與作逆者何如也其子作逆而其父焉敢曰在家不知耶時鏞斫松千株營具江上新舍亦被九萬之蹴覈故瞰李有湞者投書江都言築城將李禴有推戴王孫之語蓋靡長之庭之詭也李禴送書于清城清城時在兵判也清城白上請捕投書之人積以爲不可杖殺李禴竄王孫焜煌等蓋歸其指嗾於西人而欲打盡之計也鏞請守宮城又引武元衡事護衛公卿家欲護衛積家也積與鏞等乃是固其勢之意也積與鏞其罪不可二而言之積與鏞等假托大義移設體府廳於社洞乃積之家園也余於午前見權

注書景彥權曰西人以體府移設歸罪於杜相逵科然則初設體府者其罪又如何余曰尤翁之設體府者北代之義也已亥以後北代之義歸之弁髦而徒存體府之名積移府於家園外托大義以掩人眼內設陰謀以爲不軌前之體府爲大義而設後之體府爲諸賊假挾之所也初設體府之義謂之其非耶子何以問之苟耶權因語屈積爲都體察使與楨柟等日夜聚會謀議陰秘又廣募力士招納不軌竊　上動靜伺察朝紳徒以清城光城之在未敢遽動謀所以離間東宮動撓長秋嗾穆建親耕親蚕之議親蚕則當備嬪御故欲進挺昌之女以圖壹位之計也適以風雷之變議遂寢遂使鄭之甬發告廟之議以禮論殺尤翁則光城以下次第就戮而及於國母計也此莫非堅之

嗾其父而使之也當初堅登科取其校書舘故心常
啣之楨枏語堅曰今 上如不幸汝父使我為嗣我
當兵判汝矣遂與同謀台瑞雖有文才而以有世累
棄於世者也欲生進身之計付於楨枏合心 謀折
指歃血祭天為誓此説出於其黨萬松元老之指積
雖在今不得以一言控白也況子以齟齬之見其欲
訟冤乎積之賜几杖宴欲鴆殺光城之事及送刺客
欲殺清城之事亦各有明證夫光城所以赴宴者欲
以察其動靜也把盃不飲談笑不輟者以恐其中毒
也及承 命指托以不俟駕擲盃於地酒漬於席火

遂以起一時宴會之人皆所目賭者也積卽地殺厨入佯若白其心者然〻於是日宴罷獨留楨栶竪獻杯於栶稱以萬壽此說出於萬鎭之口其心所在豈可掩乎又於一日昏夜有人潛伏於淸城園外淸城知其幾欲探其詳明燭於壁藏之中與完寧同爲隱伏於房中假設人枕具將以窺伺果刺客挾釰而入淸城推壁藏之門而叱之賊乃恇刼自言所以来此者乃積之所使云此則完寧及家人親賓所共目覩者也故移寓於闕門之外以避其危鋒則其實可知而積送刺客之說又出於元老之口積安得發明乎

元老本以術入與申範筭相親申與清城內外從也元老亦與清城相知而元老又與堅柟相親交情甚密知其密謀故申範筭探其實而上變故也台瑞之招亦以爲元老果知密謀云則賊情難掩故午入疑其元老之爲清城所使也元老之招曰丁巳年間與萬鎭會於堅之山亭堅曰南人早晩又敗他日世子誕生後光城得志則如李遴金萬重何矣身曰嘗聞吳挺昌之女將有入遴之說事勢如此則何不遴入堅曰前日揀擇時吳女入闕則容色甚美自 上頗有內意而張大妃以令中殿爲賢故吳女不得與遴而楨柟之意則每欲圖入吳女云云矣身曰若遴入吳女於後宮則其女素美必有寵而生子因漸推向兩宮可成放癈內殿之事矣萬鎭亦曰人君親耕則王后親蠶例也親蠶則必備六宮若行此擧則可以圖入吳女而事成矣矣身曰此計固好先爲告 庙殺宋某然後以逆黨處置

光城則其事易成矣堅亦以為賘使台瑞激動李元楨尹鎬以至設計矣其後矣身以此言〻于申範筭云

德遠比積於朴思菴顯則比之於蘱武蓋思菴之子霍光之孫蘱武之子皆犯逆而其父與祖無關故云云也前後所言同一心腸耳安知子論亦不為出其餘耶

庚獄反案之時德遠之言曰萬基則使立身讒察錫胄則使斗北讒譖構虛捏誣罔有紀極台瑞雖有文才為人妖惡柟則同里而相親堅則以趨付而相抑莫非台瑞為祟也伊時體府之復設只為陰雨之備而錫胄輩憑籍此事誣以謀逆可謂巧且慘矣萬基離閒恐動之計靡不庸極做出錫胄伏甲禁中之說傳播於賊堅之耳故朝家只為邉備設體府而堅台瑞元老等潛相謀議欲藉此為他日備患之資而已何干涉於逆謀哉黯之言曰元老善於太乙數中範筭亦解推步與元老相親而範筭卽錫胄內弟也錫胄知柟驕恣知堅不安分故送元老使之交結引誘以挑其邪心醞釀以售其凶計矣堅

瞞其老父稱別處與元老輩以推命之術中其不安分之心居間而為堅柟之謀矣云云其時諸南言先亦堅柟中扶積鎬陽亦陰救其所設計巧且慘矣憤痛云云

原曰甚矣子之言也吾豈以社相謂之斷然無罪也但其謀逆云則以為非公案矣令聞子之說稍鮮前日之疑矣然吳始壽則文谷金壽恒以私嫌殺之柳赫然則清城金錫胄誘引而殺之兩人之死果然冤矣子亦知之乎余曰所謂私嫌所謂誘引之事則余未知之也然吳始壽則與鑴積同參體府之謀暗通胡國潛釀禍幾則其罪與鑴積不可謂之異也夫吳之為价於燕京時有主弱臣強之說此言傳播於北驛之口狼籍中外及

其燕使之來吳又爲接伴使國法例安胡勑於廳滑
發先看有密啓其言之事胡勑中果有主弱臣強等
語有所詰責之事而吳之密啓中亦無此等語及勑
到之後有是等語其爲吳之造此言於彼國之狀可
知矣然蓋其獄起也尨翁力爲救解曰渠豈全然誣
罔者乎恐猶有活理也閔驪陽維重語人曰透哉大老
也以此推之或有閒於鑄積耶至於柳赫然事時以
訓將受積之指揮擅設伊川土團屯兵以爲相應之
資未知柳不知堅之謀逆而置其屯兵耶柳知叛意
而設之者耶若使徒知體府之果爲大義設者而不

知其中別有陰祕之謀逆則赫然之死果冤矣然不
敢質言也原曰柳死之冤子其知之是西人之公論
也金益勳之事子亦知其非耶老翁之前攻後扶中
間變論之由子可詳言之乎余曰此事顛末世人鮮
能知之故至今有南人之惡而少論之疑矣辛酉監
試一空皮封者考官見之則乃告變書也其中所告
即南人十三大家也一考官曰發匿名書有律此當
付火一考官曰此國家大事不可火也遂封密入
上即招清城付之仍使密察清城受密托而所告諸
人散在四方無緣審察時有金煥者本以西人業武

得官於南人者淸城招金煥謂之曰國有大事無路
察識汝須善爲密察以告當有重賞金煥曰何以密
察淸城曰令許璽璞方在龍山汝稱以避接徃任其
隣家交深後覘其色密議共叛可察其眞僞矣煥曰
彼無此心而反以我爲叛則奈何淸城曰吾在勿憂
也遂資煥以納交之物煥一如其言璽璞果如響應
乃報淸城〻〻又使密察柳命堅〻〻則煥不能親
只與命堅之戚金翊戴相交情深使翊戴探命堅動
靜而未及詳知之際淸城以不得已之事爲使彼國
故乃以金煥事付諸光南以去光南使金煥急探命

堅消息則煥每潛問翊戴〻〻荅有殊常之事盖製甲造弓矢等事也然實無的實之證且告書中有李德周者爲其魁首云故亦使密察而未及忽有物議以爲金煥佯爲密察實爲不軌中外喧藉光南招煥以其說悉〻上變煥大懼乃請軍官頎執翊戴同與告變光南許之煥乘昏至翊戴家招出翊戴執以還家因之內室脅之曰與我同爲悉〻告變可免大禍翊戴曰柳也之事吾未及詳知何可誣告堅拒不聽煥乃告光南曰吾當入告而設鞫之後即招翊戴問其事頗牢囚以俟光南從之於是煥乃告變設鞫廳

捉来重㺗不下一杖而自服煥即為勳官幷坐中階
煥疑翊戴亂言無實則恐妨己事遂不推来先南方
俟推去而終無消息故悶甚難處自詣鞠廳告其事
時文谷為委官曰鞠廳之事非出於御教又非罪人招
辭則不可擧論先南悶切莫知所為時清城已遞同
為委官乃謂先南曰往兒房密啓則事下鞠廳乃有
可慮先南即詣兒房啓之事遂下鞠廳即推翊戴而
悶之則翊戴見金煥已為勳臣以為我告變亦當如
煥矣乃告柳命堅謀逆之事遂拿致命堅面質則本
無所驗仍斬翊戴此其始末也盖考官案奏試劵之

之事自 上密付清城之事清城密托光南之事事機甚密故其時少輩不知委折但聞光南資金煥以誘璽瑛終致叛逆其所設心甚於親爲叛逆將有致罪光南之議尤翁在驪州 上遣承旨使之偕來承旨即趙持謙也屢日留待審言光南誘致叛逆之事尤翁聞之亦以爲無狀也少輩大喜以爲長者所見與吾儕同也及尤翁入京老峯文谷光城諸人各言事機本末尤翁始知曲折乃曰如此則益勳非其罪也清城不無衛社之功白 上曰昔文純公李滉有弟子趙穆文純之死後視其子孫有若同氣至誠戒

餙俾無過失當時咸稱趙穆為師盡誠矣今臣少事
文元公金長生而其孫益勲得罪時論將陷大戮而
臣不能規戒如趙穆之視文純子孫臣即穆之罪人
也云云少輩以為長者亦有偏私變其初見伸救益
勲其道一趙持謙韓泰東輩自是角立是為少論之
一派也原曰然則自己丑至壬戌而西人皆是南人
皆非耶南人之中豈無君子西人之中亦豈無小人
也余曰非但至壬戌至己巳戊申而皆南人之罪也
子所云〻之君子如許穆尹鑴尹善道輩首起己亥
禮訟搆殺尤翁其徒權大運睦来善閔黯等暗結希

載釀出廢母之議其所謂禮訟者是為己巳張本也原曰禮論子其知之乎余亦粗讀儀禮竊以為三年之論是也未知子之論以為如何余曰己亥禮論千古大訟也非余識淺者所敢辨者也願聽子之高論也原曰儀禮喪服斬衰章曰父為長子斬為長子三年者何也余曰禮者達天理通人情者也儀禮之為書周公為立經子夏立傳鄭康成註之賈公彥疏之一句之中或藏十行之義一字之內或蘊數行之言精微慎密莫如儀禮也子能盡知其奧義乎夫父為長子三年者傳所謂正體於上故也正者適適相承

之謂也體者父子相傳之謂也上者祖先之謂也爲
正爲體而上承祖先者是謂長子也故服三年三者
缺一不服三年爲正而不爲體者長孫爲後是也爲
躰而不爲正者庶子爲後是也爲正爲躰而不爲上
承祖先者稱嫡是也故不服三年其爲長子斬者正
躰於上之意可知也原曰其下又曰苐一子死嫡妻
所生苐二子爲後亦名長子此長子亦服三年之謂
耶余曰然此亦正躰於上之長子豈可不服三年乎
原曰子所謂爲體不爲正者庶子爲後是也是則指
妾子而言耶余曰次適以下亦可皆謂庶子也妾子

何須論也原曰子之論異乎前者何也前旣曰次適
爲後不服三年後謂第二子爲後亦服三年　昭顯
沒　孝廟爲後則此非第一子死而嫡妻所生第二
子爲後者耶其下又曰庶子雖承重不服三年答以
所謂嫡妻所生第二子爲庶子則上曰當服三年下
曰不服三年何也上下文義矛盾古文立疏之意倘
不如是矣且庶子承重不服三年章疏曰庶子妾子
之號然則下所謂庶子是指妾子而言明矣躰而不
正之庶子又在此條下則安知不爲妾子之稱也果
以庶子承重不服三年之庶子謂之次適則不服之

不字明是亦字之誤也如此看然後上下踈說似不
逕庭子所云〻不已踈乎余曰已亥礼訟只在此而
節第一子與長子之分次適及庶子之别而已今以
此一欵又問於子長子與第一子同乎異乎原曰第
一子亦是長子之稱有何所異也余曰然則首章不
曰父為第一子斬而曰長子斬何也末章不曰長子
死而曰第一子死何也果若是長子為第一子之稱
則不曰第一子無后死而只曰第一子死何也不曰
第一子死嫡妻所生第二子為後亦曰第一子而曰
長子何也不曰第一子死第二子為后而必曰適妻

所生何也原曰長子即第一子也此所以互言之文上下之或言長子或言第一子有何所疑也只曰第二子而不言適則嫡庶不辨矣故必曰適妻所生四字以明下節庶子之為妾子也疏說之詳盖無疑也余曰庶子之稱果是妾子之称而次適以下經無庶子之文乎原曰以衆子為庶子云者於礼亦有之今以庶子非獨謂之妾子而次適不與也但庶子承重不服三年之庶子則必指妾子而言也何者上所謂上下疏說其意矛盾故也余曰精微慎密莫如禮也則讀礼之法必不如是乎踈且淺也愚請直之長子

之長字有元字首字之義苐一子之爲長子人孰不知然但特言之長子者有傳重之義也故於禮皆曰長子不曰苐一子者長子與苐一子者自有間矣凡人之生子序居苐一者是謂苐一子也或有未成人而死或有成人而死或有成人而有廢疾不得傳重而死者是謂苐一子也非長子也下節所謂四種之正躰不得傳重是也首章旣曰爲長子斬此長者果若是苐一子之稱則必曰苐一子無后而死豈可只曰苐一子死而已也又曰苐一子死適妻所生苐二子爲后亦名苐一子也何必曰長子也然則此苐一子

死後其父斬乎否乎不論長子之有后無后而其旁
繼之其父斬之則禮所謂無貳統之意果安在哉旁
一子死而斬旁二子為后死而亦斬自旁二旁三而
無所限節則一身之上有三四斬多則或至于五六
斬矣礼所謂不貳斬之義又安在哉旁一子成人死
而斬次適為后而若無后死則亦斬次適之旁為后
而死又為斬非但嫡統不嚴以至尊之父豈有二斬
於子乎故先王制禮無貳統不貳斬之義其甚截
然矣然則旁一子死者必指未成人而死或已成人
而有廢疾而死父不為三年者也又曰適妻所生者

若只以第一第二之序言之則適妾不明蓋第一子死而次適爲后然後亦名長子而斷也妾子爲后則不得爲長子之義亦明矣假如前年適子生今年妾子生明年適子又生其序則妾子爲第二也故特言適妾所生第二子以明妾子之不與其序也且以適妻所生四字又開下節之意庶子雖承重不得三年之註曰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子今同名此今字之義其意不過適妻所生第二子今同名庶子之謂也今適妻所生第二子此非下節之庶子而其所謂庶子者亦非上節之適妻所生第二子耶其下又曰體而不正庶子爲后是也此庶子亦上章之庶子也先

儒之註未見其妾子之明言則豈可以兩節之庶子斷然謂之妾子耶其下四種之說曰傳重非正體庶孫爲后是也曰體而不正庶子爲后是也今若以庶子爲妾子則是庶孫爲妾孫也只言妾子妾孫之爲后者而不論衆子衆孫之爲后者何也抑亦不論第一子死而斬與不斬次適爲后則皆服三年故不言衆子之服耶曰正而不體長孫爲后是也次孫爲后其服又如何而於禮不言只言妾孫爲后者何也抑或厚於妾子妾孫而薄於衆子衆孫故然耶曰正體不得傳重者第一子而不爲后者是也正體不得傳

重而死其父不當服斬故次適爲后則亦爲正體傳重而父爲之三年此第一子死第二子爲后亦名長子是也正躰傳重而死其父爲之服斬則雖次適爲后爲體而不正而父不爲三年此庶子雖承重不服三年是也盖其不言之中其義明矣昭顯早年而没 仁廟不爲服斬而 孝廟爲后則是第一子死適妻所生第二子爲后也 仁廟若服斬於 昭顯而 孝廟爲后則是庶子雖承重不服三年也其義不難卞矣令子徒謂第二子承重而不斬者不見於經而不知第一子成人死而第二子承重服斬亦不見於經但以庶子謂之妾子而次適不與爲若斷然無疑者然令必得次適不爲庶子之明

證然後子之說可從矣朞服疏亦曰君之適夫人第
二子以下及妾子皆名庶子也朱子又曰正體在上
下正猶爲庶也正躰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
雖正爲禰適而於祖猶庶故謂之庶適子之適子是
謂祖之適也次適之適子是謂禰之適也適子故於
禰謂之正而次適故於祖謂之庶也如以本朝言之
仁宗是禰適而 明宗是禰庶也 仁宗雖是禰適
於 成宗猶爲祖庶也雖適而以次故至其適子而
猶爲庶也況以次適而不以庶稱之乎今以疏說及
朱子說觀之則此所謂庶子必其爲獨稱妾子而次

適不與者耶雖復有踏跡之嫌請以上下疏說條列
言之旣曰第一子死第二子爲后亦名長子其下又
曰庶子承重不服三年註又曰第二子同名庶子其
下又曰體而不正庶子爲后是也此三說一人所言
一時所見也同條共貫不可主此而攻彼又不可是
彼非此也正當反復參考使上下不相爲病可也夫
所謂第一子死而第二子爲后則亦名長子而服斬
云者必指第一子死於殤年或有癈疾而死其父不
爲三年立第二子爲后亦名長子而服斬也何以知
其然也不曰長子死而曰第一子死也又不曰第一

子無后死而只曰苐一子死故也夫所謂庶子承重不服三年云者若苐一子傳重死而其父為之服斬則雖立苐二子為后亦謂之庶子而不服三年也何以知其然也上章旣不曰苐一子無后而死此章註曰次適今同名於庶子下章又曰體而不正庶子為后故也夫所謂體而不正庶子為后云者正體於上則是謂長子也旣為長子斬則次適雖承重是為體而不正故不得三年也何以知其然也先言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云〻之說以承上章庶子雖承重不服三年之條此庶子與上所謂庶子一串來歷故也

盖適妻所生第二子欲别於妾子則謂之適而必加次字故曰次適也欲别於長子則謂之庶故次適以下皆謂之庶子也此庶子果若是獨指妾子而次適不與焉則賈氏於此必有一轉說而今之不當上下條滚爲一款以起後人之惑也細考主文之本意則愚說亦有據矣原曰子之說是則是矣然士夫家禮與帝王之家有異士夫之禮則唯以長者爲長而天子諸侯則不論年之長少地之貴賤只以爲后者爲長爲統人君當以宗社生靈爲重而不可以一人之情一家之私視之也故古公爲文王而立季歷文王

捨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捨其適孫而立衆子旣立
爲之太子世子則雖是最末之衆子最賤之孼子當
爲之適爲之長而服爲之斬矣長少適庶何須論也
余曰帝王與士夫之禮誠有不同者矣然禮曰父子
姑婦之義無貴賤一也大倫之所關故也故孟子不
云乎齊衰之服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禮又曰通上
下大夫之子承宗主祭與天子諸侯傳統受國同今
於禮之大節豈有家國不同之說也盖帝王之家以
社稷爲重故固有捨長而立庶者此聖人處義之大
權也制禮立法則未甞不嚴於名分故明其倫序別

其支宗此聖人制禮之大經也故文王傳國則捨伯
邑考而立武王周公制禮則必眷眷於長庶之分今
之所論只是節則當以周公制禮之義爲準可也若
文王在時武王崩則不爲武王斬明矣何者禮有天
子建國諸侯奪宗之文夫立國之君雖衆子妾子當
立其廟故曰奪宗也旣曰奪之則其父不服斬矣又
有武王聖庶奪適之文夫武王是爲太姒之子則實
爲適妻所生第二子也謂之庶者欲别長子伯邑考
也適是長子之稱而武王以次子有其位故曰奪也
旣曰庶則非文王之長子可知也又曰奪則非文王

之正適亦可知也然既有其位則適統在此而長子伯邑考爲絶統故也文王之統不歸於武王而何哉程子曰傍枝逹爲直榦旣曰傍枝則非木之正榦可知逹爲直榦則木之正榦在玆而非本然之正榦亦可知也若論文王傳國之統則自在於武王矣若論文王爲長子斬之禮不可以武王爲適矣故宗統服制自有一貫者亦各有一義者適長傳重其父服斬則宗統服制是爲一貫也武王崩而文王不斬則豈以不服三年之故而其統不歸於武王也又豈以服斬於伯邑考之故而其統將歸於已絶之伯邑考也

是爲宗統服制各有一義也擬之於今則 仁廟文
王也 昭顯伯邑考也 孝廟武王也雖若謂之
孝廟聖庶奪適何害於義也假使湯之皇后在於仲
壬之世則旣服三年於太丁不必服斬於外丙仲壬
明矣以此推之其義可知也又若曰無論長少貴賤
即位者爲長而不得不爲三年云則此亂倫也以次
子豈因即位而變爲長子以妾子豈因傳國而變爲
適子也假如太王之世泰伯卒則不爲之三年可乎
以我國言之 太宗之世讓寧沒則亦不爲之服斬
耶以服斬泰伯之故而太王之統其可不歸於季歷乎

以傳國季歷之故而泰伯不得爲太王之長子耶(泰伯讓寧俱以狂易名之而廢之則當用正軆不得服斬之孔矣如伯邑考昭顯有異也然泰伯讓寧有至德故如是假說矣)假如呂后之時漢文崩則其可服三年乎以我國言之先海若終於初年則　仁穆大妃亦當服三年耶以不斬文帝之故而漢統不歸於文帝乎以文帝受國之故而謂之高帝之適子耶此固萬萬不當於理不難下者也原曰然則統承宗廟君臨一國不謂之爲長爲適可乎此不爲長則長在何地長在於他適在於他則宗亦在他矣抑有貳宗乎貳統乎余曰甚哉子之言也此特欲爲貶薄君父之說也今與子論國

統乎論禮制乎若曰論國統則　仁廟之統自在於
孝廟　昭顯已絶統故也今曰傳國之統不在於
孝廟云則是不知聖人處義之大權也若曰論禮制
則　孝廟不書爲　仁廟之庶子已斬於昭顯故也
今曰庶子雖即位當服三年云則是不知聖人制禮
之大經也若以武王謂之非文王傳國之統則是亂
乎義者也若以武王謂之文王之長子則是亂乎禮
者也今與子所論者是只爲礼也則國統自國統長
庶自長庶也今以國統之說渾說於論礼之中將欲
陷人於貶君之律愚未知其可也原曰子之言過則

過矣然尤翁所謂檀弓免子游衰之說何也此皆不
立適孫議也　昭顯沒後即献此言則可也　孝廟
君臨十年之後當有可以此爲言耶余曰今人所以
殺尤翁者此也此不爲不立　昭顯之子而立　孝廟
故有此言也只明宗法爲重之證也其說曰賈疏只
言第一子死不言第一子死后而死則恐是未成人
而死者也今許穆不細考主文之本意遽然立說然
則檀弓之免子游衰之說果皆不足䘏乎云云其意
不過長子之有后無后家法之大関也第一子果是
長子則必曰死后而死云也若長子有后死而立衆

子則其不爲斬明矣令若以此謂之長子有后死而立次適亦服斬云云則檀弓免子游衰不足恤乎也蓋言家法之嚴如此以明第一子之分明爲未成人而死之意也何乃有意於立 孝廟而說者也原曰若使 昭顯無后而沒則此言無足怪也 昭顯既是有后則今發此言無或近於妄發者耶然只論禮說之當否而已豈可執此以罪人之陷人於不測之科哉此南人之失也子之所卞誠可然也然吾之所疑猶未盡解子其極言可也余曰尹鑴許穆尹善道南人之巨擘也請卞其說以解子未盡解之疑也善道

之說曰庶子承重不爲三年之不字恐是亦字之誤也雖是妾子旣立爲太子世子則當爲之長爲之適服當三年此天理也義理也萬古不易之禮也故余曰此所謂不字是亦字之誤也又曰名當隨位而改禮當隨位而變者有人昨日爲士而今日爲大夫則當因稱士不以大夫待之乎名旣禮隨位而異大小何異也云云不論長少貴賤入承大統則皆服三年天下豈有以國統之在已而次子爲長子妾子爲適子之禮也若庶子卽位而國統不在玆則是亂統也庶子爲后而服必三年則是亂禮也昔 明廟之喪

退溪先生定進　恭懿服制初定嫂叔之服及聞奇
高峰大升駁正之論瞿然改之而以繼體父子之服
曰服豈不止於朞年之理乎雖妾子承統當服三年
則況　明廟承統而退溪定之以朞服何也以為
仁宗之統不在於　明廟故不定之以三年耶盖不
為嫂叔之服者是　明廟承　仁宗之統而繼體故
也以其朞服者是　明廟以弟繼體而非其適長繼
體故也然未聞以退溪謂之奪　仁宗之統也南人
尊頌退溪自以為異於他人而今以禮論之大獘欲
背其義者何也又昔　靖熹王后於　睿宗大王之

喪亦服朞年當時廷臣亦所有考而然耳亦未聞後世以 睿宗奪 先廟之統也至於喪禮從先祖之義亦不無所據者也且聖經文字隨一人之見任自改刪則雖周公孔子之言亦不足信也至於名當隨位之說今日之士明日爲大夫則固可曰大夫不可曰士也是則然矣然假如人之衆子妾子爲大夫以其爲大夫之故而變爲長子適子耶長庶自長庶大夫自大夫於朝廷固可以大夫待之也於宗法固可以衆子妾子之禮待之也今若曰人之衆子妾子爲大夫不可以大夫之禮待之云則其說之謬猶或可

也不然無異於齊東無知之言又何足卞也昨日之太子世子今日爲王爲天子卽下當変爲殿下陛下矣名當隨位而改者是也國統之傳在此君父之礼在此則禮當隨位而変者亦是也今君曰以衆子妾子爲王爲天子而不可曰殿下陛下也又不謂國統在此者也又不可以君父之禮待之云則尹說其果然矣豈又不然曰衆子妾子因爲王爲天子之故変爲適子長子也云則天下豈有妾変爲妻弟変爲兄之禮也尹說其果成證乎然則漢文與南越書何不曰朕高皇帝適妻長子而乃曰側室之子也古之禮異乎今之禮而有是称耶　鑴之說曰禮有外宗猶内宗之文又有大王之喪雖緦麻婦女亦服斬之文以此知　大妃也之當服三年之服也又引武王臣文母之說以爲　大妃當以臣服君之服〻之云其疏又曰太王之宗移於王季不得歸於泰伯宗

之所在即服之所隆也服之所降即宗之所替也執長庶之說而昧大統之重以委巷之禮論王朝之典不知其可也又曰天子爲天下之主諸侯爲一國之宗猶曰庶子降服云則是不爲貳其宗夷其尊乎又曰賈疏所言即是士大夫家禮耳不可推上於天子諸侯也旣繼序承統受宗廟社稷之重則宗在於此長在於此爲繼軆之服至尊之服武王旣爲天子則伯邑考雖有嗣續不得爲太王王季之適矣武王死太姒尚在則當爲繼體之服不得以重於伯邑考也若漢文武帝皆側室子而旣登爲帝而沒則爲其父母

者以適庶不服緦麻之服至尊之服乎緦麻至尊故服斬也云云夫外宗猶内宗者是内宗婦女皆臣子故不敢以私戚〻君而服斬之謂也大王之喪雖緦麻婦女必服斬者凡在臣子之位者不敢以切緦之服〻君而亦斬之謂也　大妃即　孝廟之所嘗臣事者也乃不服本服而反以臣服君之服〻大王乎至於引武王臣文母之説而證之則尤有所大悖於義理者亂臣十人太姜其一也太姜文王之母也太姜豈列乎武王之臣哉故朱子因劉侍讀之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盖謂邑姜也邑姜武王之妻也朱子

之說若是分明則何敢爲此言謂之 莊烈可以臣
於 孝廟而服臣服乎欲背朱子之論則亦不足較
也至於其疏欲下之則似疊前言而不言子之所疑
恐未釋然當又逐條下之太王之宗移於王季不得
歸於泰伯云者則是也泰伯已絶統故其宗其統歸
於王季而其爲長子則泰伯自如也太王之世泰伯
死則太王爲之斬乎否乎若以泰伯有廢疾而不敢
爲主不服斬則王季之爲長子固矣不然則服泰伯
以斬又服王季以斬乎宗統自宗統長庶自長庶服
制自服制宗之所在卽服之所隆服之所降卽宗之所

替云者何所考也天子諸侯循曰庶子降服則是貳其宗而夷其尊也此與善道庶子雖承重禮當三年之說同前既卞矣不足更卞也然先儒以武王謂之聖庶〻則降服可知也是貳文王之統而夷武王之尊乎賈疏所言是士夫家禮不可推於天子諸侯者也何以知其必獨爲士夫家禮也然則自天子達於庶人之說不足法歟繼序承統受宗廟社稷之重則宗在於此云者果是矣然又謂之長在此者何也是亦善道之一說以其宗統之在此次子变爲長子妾子变爲適子乎武王旣爲天子則伯邑考雖有嗣續

不可爲太王王季之適矣此亦然矣旣以武王謂之
奪適則所奪者何物故亦謂之適而非其正適故特
服隨而降矣傍枝之繼統者程子謂之適子無子而
以他人之子爲后故曰陛下仁宗之適子者是也他養子爲后程子雖曰適子古禮則以爲非適〻相承服與衆子同耳長子死而次子爲后
則謂之次適可也與程子所謂適子所指者有異也
鎬亦非不知此也混淪說之一以陷人爲主其心所
在可知也所謂繼躰之說反唱我歌者也禮曰天子諸
侯絕旁朞而猶爲之服周則以其爲次子而立后故
服周與衆子不同矣但知三年者繼體而不知次適

承統則以其爲繼體故服朞之義其亦可咲也漢文
沒而亦服三年云者亦善道之說前已卞之又何足
言也盖帝王之家以旁支入承大統者何限旣已入
繼大統則是固大統矣然特以初出於旁支非是適
適之直出故也父母爲之服周旁期則絶而惟其繼
體故周耳此豈難知之義而又何必區區更卞者也
穆之說曰庶子承重不爲三年妾子故又曰君大夫
以尊降公子云云庶子承重不服三年是疏說也妾
子故三字穆乃自下之說也必欲以庶子故之於妾
子故加三字於下以明妾子之意然則疏釋只曰庶

子之號足矣何乃又曰適妻所生第二子令同名庶子又欲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云云也旣曰令同名則此所謂庶子非上章之第二子耶禮又果有君大夫尊降公子以壓降之文君大夫尊故降其旁之服公子壓於君父故亦降旁支之服也今去以壓降三字只擧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八字爲句以爲妾子之證公子諸侯之妾子也禑之意妾子然後可以降服非妾子則不可降服也故只擧八字爲證若如其說則君有公子而大夫亦有公子耶聖經文字任自添增隨意改刪其誣聖經之律如何也野說許觀

雪厚禑之從兄以嚴師事之者也一日禑班拜之隙久不與言禑先指庭前芍藥曰何爲種蓮於此也觀

雪屬聲答曰君不知芍藥與蓮而何知宋英甫禮說乎穆有慚色而不能答穆與善道同聲相和或作禮圖或作禮說一云妾子承重然後尔服三年添字為證妾子故是也一云妾子雖承重皆服三年改字為說六字誤是也言各違礙互相出入亦甚可笑今得次適不為庶子之明文及不論適妾子傳國受統者為長為適之明證不費一言而吾當服矣申隱答啓澄辨禮管見宋石谷尚敏萬言封事支分節解是非瞭然矣不然雖以銅唇鉄舌語之以千轉萬回吾不為之信也原愀然良久曰十年之疑今以後解矣從此不復作東人之禮說也余曰子但言己亥之禮不及於甲寅之禮何也吾當言

之蓋甲寅 仁宣之昇遐也賓廳諸臣因已亥朞服之制定進衆子婦大功之制前後為朞為大功一貫下来者也凡長子之死父母為之三年立庶子為后而長子妻死則禮曰適婦不為舅后姑為之小功此服以庶子之服也庶子為后之後其妻死則禮曰舅姑於婦將所謂傳重者非適服之如庶婦此服以次子婦之服也是故適婦而不為舅後者則禮直曰小功是為適婦而如庶婦之謂也非適而傳重者則禮直曰如庶婦是雖承適而同庶婦之謂也禮之立義如是則 仁宣之為次子婦之服其義甚明矣儀礼衆子

小功家禮大功故礼
曰小功者擬儀禮
及 顯廟昇遐 慈懿殿服制

會議賓廳鐫建議以爲當服三年引周禮凡喪爲天
王斬之說五禮儀外喪皆斬之語儀禮諸侯五屬之
親皆服衰之文而爲證夫爲天王斬者諸侯爲天子
服之禮也其疏曰諸侯諸臣皆爲天王斬衰之謂也
外喪皆斬者大王之喪外以羣臣內以王妃以下至
於守閽者皆服斬衰之謂也五屬之親服衰者喪服
畐親屬有五父之屬祖之屬兄弟之屬子之屬孫之
屬其屬皆臣故不敢戚君而爲之斬也蓋父之屬父
之兄弟之親也祖之屬祖之兄弟之親也非父與祖

而爲之屬也故不言父母於五屬之中不可加於父母以上其義甚明矣 孝顯之於 莊烈乃子孫之倫而子無臣母之義則不可擬之臣民之類也其可舍本服而豈之服降其臣民爲君父之服也耶鐫黨之穆與善道唾手於前絅及守遠鼓煽於後假托禮論搆揑善類末乃釀成己巳之變可勝痛哉甲寅以後南天漢等始發告 廟之議積穆大運造成告 廟之論至己未鐫使門客李㷆者作匿名書夜掛城門其中列書者皆一邊士類爲謀逆云也鐫上密劄請盡殺匿名書人積與大運因成大獄其事遂啟於㷆之

訖鞫承款鑴上劄救之於是人皆謂有湞函書亦鑴所使也人言藉〻積喉大運乃捕有湞煥急〻誅之以滅其口因誣謂尤翁喉成有湞之變請告 廟頒赦至庚申鑴積伏法之後告 廟之議小沮矣至戊辰 景廟誕降之後南徒柳緯漢者上疏建速定元子位號之論時中宮春秋鼎盛則此論豈不太遽乎元子誕降之辰即國本已定之日也國本之定不定豈在於位號之定不定也正位有慶先事周詳之慮古今不易之論也尤翁亦上疏言之此固義理之當然也於是李玄紀睦林一李沉李允修李濟民等左

右攄誣睦來善權大運閔黯沈梓李觀徵柳命天兪
夏益金德遠吳始復等相與皷煽至有己巳四月二
十四日之變而纔有半日庭請暫時伏閤之舉府后須教
文閔黯撰進語多臣悖甲戌臨晤之時黯臨鞫供辭曰漢唐宋以下人君廢妃者何限而未嘗致罪於臣
隣廢妃殿下也復位殿下也前以臣為忠臣令以臣為逆臣為殿下臣者豈不難哉云云先除文
谷次及尤翁請尤翁文谷按律疏頭閔黯製疏閔宗道疏色尹深李觀徵疏下權大載等三
十餘人參判尹以濟為人所脅不得已參疏後有悔歎之語以此見斥云蓋己亥之禮為
貶薄君父之罪戊辰之疏為動搖國本之案一人之
禍及於一世之忠良上逮國母又有吳斗寅朴泰輔
之死伸雪庚申之獄而先城清城次第追削栗牛兩

賢亦被黜享 儒生柳諼安瀫羅三夏等相繼投疏誣辱冈極都憲閔宗道掌令朴紳司諫金澍等鼓煽其論大諫權堦亦上疏以栗谷早歲耽禪棄親入山毁躰衣緇以朱溪為君父播越無意奔問國詟未復力主和議云云盖栗谷入山之事柳成龍雲岩雜錄全時讓浯溪記聞皆謂違親變形語極誣妄邪說久而不息仍為一邊媢賢之大閑捩又至尹極力曰真有入山之失其徒洪受疇上疏因谿谷張維之說以沙溪為證以為實有落髮之事云云尤翁亦上疏下誣其畧曰文成天資極高年才五六已知為學之方及十歲盡通經書而聖人之道只在此而已於是汎濫佛老其中最好楞嚴一書逮其入山之時留別朋友書曰氣者人之所共得善養其氣莫如孟子也入之欲窮理盡誠捨此奚求哉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仁智之所以養氣者捨山水奚以哉及入楓岳悟其禪旨之非遂棄而歸來專心聖學其自訟之疏所謂髫年求道仍耽釋敎走入山門者是也而謂之入山者亦不過如此也此皆印行文書可考而知也至於落髮之說極甚誣妄其文集有與老僧問荅而稱之曰措大措大非儒者号乎林億齡詩集

亦有與李生某遊山生亦儒者之稱此皆其時事也設使真有落髮之事金某證之則是無異於證父之攘羊也況萬〻無此乎云〻又抵金萬基書曰昔在溪上聞金時讓日錄有栗谷僧名義菴之說此說有可破之明證否先生曰少時妄請此事於先生則曰此何足問也雖不変形何益於其心之陷溺乎未知谿谷所記何以若是程門莠子記其言行猶有大失本旨者谿谷之不失其實何可保也此事無多說語只以先生入山時與老僧所爭儒釋詩序觀之則可知也云〻朴南溪世采記事曰栗谷入山之事有李有慶封事張維護筆已極明白無事乎卞矣且見鄭晦菴弘演日錄書冕周記問鄭錄曰先生庶母悖甚與其伯氏失和先生周旋兩間盡力規諫終不得遂泣告其事於贊成公留封冊匣而去其中有父兄及庶母前三書末言終不得底和則寧有死而不知也云〻書記曰先生見家道之乖心事靡定時外祖母李夫人在江陵乃請于贊成公往省時有三書與鄭錄同適逢楓岳之僧因與僧往自楓岳至江陵時俺之祖母方在李夫人之側故世傳其說云〻李之封事曰某少學於魚叔權出山之翌日往見叔權〻〻

脫其冠髮幾妾地叔權喜曰可下子之為僧虛寶今學官李鵬以同學於叔權者同叅目睹云云蓋李郎先生甥子也鄭郎先生之通家子也曺郎先生外從妹之孫也其不可以違親落髮目之者審矣其時尤丈謂此事只當以先生上疏為主如鄭曺之說一皆掃去蓋恐攻論之傳誤也蓋耽禪之事實為八山之源也先生既已上疏於君父戊辰一疏也旁告於師友與退溪書不啻明揭於當世厥後先輩頌之為碑狀下之為疏章無不從此一路反復則鄭錄曺記亦非不為衆知也李疏張錄亦非不有所據也蓋耽禪之事雖其主意適會家道乖異所憂者庶母伯兄之事也所省者外祖母之親也所從者贊成公之命也所言者一家和協之道也是皆人倫大體至誠所發也請省外祖母因緣入山正亦坐於耽禪之願不謀而相合夫何為以不可也云云以此數語見之彼柳全两錄何所據也記其誕妾之邪說以惑後世至有柳溭安溵輩之凶疏又有尹極之悖說為世道可勝歎哉○牛溪護從主和事壬辰亂作之初邪說滔滔又有御駕播遷之說牛溪先生遣其子文濬徃探消息於京中蓋欲哭送大駕於道傍之意也濬至臨津

江邉奎自京來山僧聞其消息則僧言京中太平文濬因自中道而還以此亂作消息追然不知及其大駕之播遷而亦不聞消息哭送道傍之計果未遂焉至大駕渡臨津後三日始聞其詳從後覲王於西關行在此所以不得護從者也牛溪之於臨津十里之地也大駕渡臨津時上曰成某家何在其應來見我也正言李弘老指江邉小屋曰此成某家也當此蒼黃之時其肯來謁上頷之小人乘機售正之計巧且凶矣主和事癸巳以後天將沈惟敬李宗誠等亦主和議顧侍郎胡參政亦廹脅順其意奏文之時牛溪先生與天將有所酬酌之語仍以此言言於廷僚又達榻前時李廷馥奏語和事左右辯罷巖亦先生謂李忘身憂國之人一力救上前不知其間事端者或以牛溪亦衬和議一邉是非紛紜至有自訟之章出時疑稍釋而東人之論尚有未已也至宣廟末年仁弘以己丑事劾牛溪而又發此言至昏朝有追削之舉至癸亥即命伸復又至是而凶徒餘孽蹈襲仁弘之陳談陋說以為口實之資世道人心良亦寒心國家禍變莫酷於此也此鄉有權顯者嘗爲積日社相鎬曰白湖

黜日鑄相至論已巳事日宋之孔道輔呂夷簡所執雖殊同出為國之心唐之李勣雖有陛下家事之說而朱子錄其善行於小學未聞後世以李呂為逆也今以鑄相謂之逆者豈不寃哉云云噫非獨權言如此諸南之言類皆如此世道可謂寒心寒心天下之事莫不此善則彼惡彼是則此非矣若以褚遂良孔道輔為善為是則李勣呂夷簡為非為惡矣當世雖不以李呂謂逆也史筆嚴討昭載簡冊豈可捨褚孔大經之議徒執李呂悖義以誤世人如此也不知女君奔軼於君父之義有此分貳君后之論安知此論又不以為人於國母無君臣之義云也我何不曰朴元宗柳順汀輩猶不逆斷則獨於顯如是乎云而遂比於唐宋之李呂也能津人閔孝直親聽權言傳于余云耳

自是以後南人之前輩欲

固其權勢黨於希載少論之少輩如南九萬柳尚運

尹趾完輩稱以保護 東宮付於希載自己巳至甲

戌南人之心不利於 仁顯自甲戌至辛巳少論之

心又不利於 仁顯以至于辛丑而極矣其時事尚
忍言哉當此之時子不爲子臣不爲臣則雖四十年
父事之師一朝背之何足怪哉然尼尹之背師亦南
人之所使着處生體觸事爲居者南人之謂也漢客
出言曰子之言過矣明齋之背師實出於爲父之道
則何可謂南人之所使也余曰子徒知爲父背師也
不知所以爲父者出於爲己之計也當初諸福輩當
肅廟之初數有違豫陰蓄不逞窺覬非望但其時西
人當路恐難售計故投合諸南以鑴穆爲師欲爲排
擯西人之計而無隙可乘乃相與密謀以爲宋某乃

西人領首若排宋某則諸西必盡起扶護隨其扶護
而次第擯去可以盡逐西人矣第去尤翁之道乃是
己亥禮論也以此為罪則去宋某如反掌也而甲寅
會議諸人如金壽恒金萬基閔鼎重輩亦當次第就
戮也乃與堅輩至於祭天之誓卒致庚申之獄鑴黨
謂之士禍而比諸清城於袞貞南人所以冤庚申者
也彼尹拯是權諰之婿也拯弟推李欄之婿也諰之
子愭欄之子三達南人之傑者也拯推與愭達密謀
親切其所相告者莫如甥妹之密也庚申之獄所聞
者皆愭達之傳也清城之事所聞者亦愭達之言也

拯之本心虛弱爲其說之所誘涵以爲清城後日大
禍之魁也尤翁自巨濟而還詳聞其事以爲不無社
稷之功拯乃大驚失䰟曰此爺所見何爲如此若從
此爺終陷坑塹必如畢齋之於寒暄矣欲生角立之
計而不得其援及得朴玄石世采然後遂決背叛之
心蓋是時老峰爲左相白　上遣承旨招尤翁尤翁
不来又招玄石玄石曰我雖欲入但山野之人無主
人不可濟事老峰曰我當爲主人矣玄石曰山野之
人豈能倚戚屬而營爲國事乎老峰悶甚曰若使尤
翁在此則可以入来否玄石曰然則幸矣老峰又白

上遣承旨又招尤翁且書於尤翁曰雖不當位願暫
上來以致和叔如何尤翁曰吾雖有嫌不行職使我
爲和叔主人則吾豈不爲乎遂自驪州赴召至京江
邀玄石玄石遂卽入來執弟子之禮玄石曰子仁可
招而來乎尤翁曰子仁肯來否玄石曰先生與小子
皆在此渠安得不來也仍白 上招拯拯來止果川
羅良佐家辭職不來玄石曰吾當往見與之偕入遂
往見拯拯留宿謂曰追錄勳削而後可以爲事兄能
之否玄石曰不能又曰外戚之黨擯而後可以爲事
玄石曰不能也又曰今之時態異己者斥之順己者

付之此風除而後可以爲事玄石曰不能也其所謂
削勳者完寧李師命光南金益勳事外戚者光城老
峯淸城也時懲者指尤翁也極曰此三者不除則吾
無可入之路矣仍留玄石三日盡道其所聞於憎達
之言以爲若隨尤翁則大禍將至矣玄石遂大惑生
㤼因無氣而入乃不見尤翁直入　榻前力排尤翁
所建　太祖徽號之議遂走坡山尤翁見其事機之
尾觧乃知爲極所中亦入金剛自是京中少輩多付
玄石〻〻與極膠好爲其倀鬼而極黨於是益盛背
師之迹從此彰露其所以請碣者特其爲身之妙計

而背師之題目也蓋極以西人軀殼充以南人臟腑嘗有怵禍之心故以其父把作免禍之欛柄其不孝之罪可勝言哉漢曰甚哉子之言也美村號宣擧生時尤菴許以道義之交一無非斥之語及其死後亦有一星孤明之贊至己酉擬書出而攻擊如讐以其攻己之過而攻其人求過於無過之地而驅之於不測之中非係心術之不正者乎余曰世無詳知本末者故攻之者不能劈破源頭使其救之者爭卞紛紜吾當爲子原其始終而言之子亦隨其所疑而問之也夫尹宣擧尹八松煌之子也八松當丁卯力主尊周

義至丙子宣擧當其孽胡之僭号也奮義氣唱多士
自製疏文請斬虜使其言曰寧將守義而死不可不
義而存虜使聞而逃走時人以爲一世義氣都在尹
家實令人凛凛起敬矣及至亂作之日入於江都上
書分司責其偷安日薪膳即事盃酒非時又請前進
以覲王之擧而分司不省遂與士友約爲義旅分守
城門當時諸友皆以宣擧推爲盟主權順長金益謙
隷於南門宣擧隷於東門各相飭勵共爲死守俄而
城陷賊兵亂入金權兩人不負素志死於所守之堞
李敦吾亦以約中之人縊於所次宣擧之妻又與宣

舉約死之故自决於目前獨先唱義之宣舉不能辦命不徒不死又服從僞言屈膝於前仍付珍原君奉使之行变姓名以宣卜為奴脫身而歸其狼貝苟且之狀令人言之不覺代羞也（李草庐中間日記曰與尹吉甫語及江都事尹曰不意事急諸友來問將如何答曰古人有行之者先殺妻子而后自殺云云吾曰今無後自殺三字如何吉甫不能答云）與友約死友死不死與妻約死妻死不死則渠亦知其難洗之累故亂定之後退伏田庐慚憤自廢不復赴舉不復再娶乃就金慎齋集之門而受業文敬（慎齋謚號）憐其追悔欲補前過之意扱而教之李完南享源以為不可曰過有可改之過有不可改之

過此人之過豈以悔責改之乎雖以孔子之訓言之
赦小過不曰赦大過於事之或無大害則可赦也閔
係世道者則不可容赦也文敬終不忍謝却一時諸
賢亦以爲彼能知過改悔則善也咸與相從至於累
次被徵召而宣擧不敢當自陳其處義無狀之罪自
稱死罪臣以示痛迫刻責之意當時朋儕皆信其言
不復念其舊而嘉其新矣不幸有尹鑴者改削中庸
集註自以己見別立新義尤翁聞而驚駭斥之以異
端則鑴聞而笑曰天下許多義理豈朱子獨知而余
不知耶又曰姑置朱子只論義理而已朱子復起則

吾說屈矣必須孔孟復起然後吾說乃勝時說不一
而足宣舉以爲此不過好新尚奇之致豈可遽作標
榜以作爭端營救甚力尤翁曰朱子之訓如日中天
敢有異議者是乃斯文之亂賊誨策宣舉宣舉終不
回聽矣俞市南棨及尤翁與宣舉會於黃山書院論
鑴事規責宣舉曰繼孔子而生者朱子也自朱子以
後無一理不顯無一書不明而鑴敢自立見肆其胸
臆凡以牛溪先生宅相乃反黨助自作朱門之叛卒
何也於是宣舉畧有非鑴之語而至於緊要處則必
嗔目張膽極力稱賛又曰義理天下之公也今欲希

仲不敢言何也朱子之後若不可有言則北溪陳氏
或有論說之異朱子者而附於經傳何也尤翁曰陳
氏諸儒之說皆因緣朱子說而有異同者也曷嘗與
鑴之掃去章句自爲新說若與爭說勝負者也宣擧
曰此則希仲高明之過也尤翁憤責曰兄以朱子謂
不能高明而以鑴爲反勝耶以鑴之僭賊謂之高明
則莽卓操懿皆是高明之過耶鑴實斯文之亂賊也
凡有血氣者皆當聲罪致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先
治其黨與今若有王者作兄當先鑴而伏法宣擧曰
兄畏希仲何乃太過耶因各罷散其後又與李草廬

惟恭及宣擧會於東鶴寺論及鐫事宣擧以善道爲

小人而以鐫爲君子尤翁斥之曰善道受鐫之嗾襲

其餘論鐫爲本而善道末也豈鐫爲君子而善道爲

小人耶況鐫乃朱門叛賊一毛一髮無非罪逆今至

手足盡露凡安敢如是也宣擧辭窮強曰希仲論以

黑白則是黑也論以陰陽則是陰也尤翁笑曰兄始

竪降幡幸甚自今其鐫交道將如何宣擧厲聲曰豈

可以爲陰爲黑而不絶其人耶尤翁笑曰從此洒然

矣宣擧先歸草廬曰吉甫外雖莊嚴內實虛㤼其言

未可信也尤翁責之曰朋友之道何不信乃爾吉甫

豈有是乎宣擧旣歸稍存形跡於鑴則鑴乃大怒乱江都事而罵曰吾以交渠為辱矣今若背余則余甚清快當極言其時之事也宣擧聞之惧其已過之彰露大生惶恸復與相厚遂貽書尤翁曰東鶴之會所謂黑白陰陽之辨只就論議上而言也人品之鑑又是別也尤翁見書大駭以書付草廬曰有智無智奚止較三十里云云夫旣曰黑旣曰陰而當絶不與友云則其所斷決更無餘地而氣死於江都之言又發人品論議之分而為此拖泥带水之說前後變幻如此究其情狀可哀也不足怒也宣乱死後汝子推往見草廬問其鶴寺盧

實草庐曰英甫聰明而吾則衰鈍實忘之矣先公在
時吾輩有所質言有甚於盧惚云者矣吾能忘之而彼
不忘之忘之者是賢乎不忘者是賢乎云〻豈非旣
有黑白陰陽之論尤翁亦有〻智無智之書草庐之
所以忘之云者
亦若胡如是也噫朱子之道未必皆是朱子之論未
必皆當也尤翁全昧此道一意尊信舍命衛護見其
或無禮於朱子者如鷹逐鳥終始力戰初得罪於尹
鑴再得罪於宣擧父子末又得罪於朴世堂其所務
勝於朱子者安得不惡其最所尊信者也此亦無足
怪者耳鑴又作理氣之辨攻斥退溪栗谷而牛溪不
數也悖惡之狀至於如此而宣擧誤中其毒無計回
頭改心故尤翁苦口力爭或逢之怒而不能止是固

爲朋友歸正之義而愛人至誠之意亦可見也漢曰
尤翁之擬鐫於進善同春之擬鐫於持平皆在於改
註之後尤翁之不絶可知也獨於魯西（宣擧號也）深責其
不絶何也余曰此亦非尤翁之擬望乃宣擧之擬望
也何者夫戊戌冬宣擧貽書尤翁曰即今人物不過
某某希仲在京其數相訊否私憂過計寢不能安云
云其年鑴闋母喪尤翁亦在銓席宣擧又有書於尤
翁曰希仲在喪許久而 上無問訊之教賻喪之擧
未免有權與不勝之歎矣在 聖朝先隗之義不瑕
有害況我左右方在 上前一言導達似不可已啟

以有言者非獨爲希也尤春追於宣挙有此進善之
擬時雖改註之後而惡言悖說姑未彰著之前故耳
宣挙又爲貽書於春翁曰希仲不欲循俗欲以古道
進者也諸賢每以同条而共貫之不可謂之相知也
令欲用希者通其論議希不自跡而縻以爵祿則希
必遠走矣尤兄以我爲欲爵希者極好笑云云盖宣
挙之意欲使尤翁白 上待鑴之以賓師之義也尤
翁荅書曰希之道德固非賤陋所可窺測然三代後
人物莫如伊川而當時呂馬諸賢薦授說書伊川或
受或不受在己而已未聞以薦之授官者爲非也兄

書以爲不敢待以伊川者待希惟昭王待隗然後乃
宜此則當初愚劣識不到見不透處也當日某已除
脤諸侯使人慰之耶抑當等官師事之親臨見之耶
此數者非如前所辨得當初凡若指此數端明以教
之則力量雖狹猶可奉行前三書始責其援官之非
此實愚迷不觧人意之致而凡之教人亦不能明言
善議也云此豈非宣擧之所使而擬望者耶雖在段
詿之後而惡言未彰親友廹之則薦之以官者不亦
宜乎凡於朋友之間有或戒之者而不聽則斥之斥
之而不脤則絶之此固義理之當然也況同春之薦

鐫不在於己絶之時則擬之以官者容何傷也然完南李相公嘗責尤翁曰公以鐫謂之異端而擬之於進善欲使世子學其異端耶尤翁曰物議如此且念朱子嘗斥陸學而循使門人聽講今之擬鐫亦此意也完南又曰公撓奪浮誇之說不得自由乃因朱陸事何也尤翁謝而服其過此所以見迫於宣擧而出於黽勉不得已之意可知也豈可以此而謂之不絶鐫也故愚所謂非尤翁之擬望乃宣擧之擬望者是也己庚禮說之起也鐫主三年之論首發貳宗卑主之說禑與善道祖述其餘宣擧亦有厚情於鐫知其

危險之心昭不可掩常加庇護一時士類亦疑其曲
爲鐫地則其心雖不敢舍鐫而又恐其一邊之論對
人論議之際左右兩間對尤翁所親則曰期年是也
對鐫所親則曰三年是也人有責之者則曰処義之
道不得不然其依違情迹類似鄭國之厄於晉楚犧
牲玉帛待於兩境之間者也左之而畏尤翁春秋之
討則降色作辭曰吾將絶彼矣右之而怵鐫把出江
都之事則好言而調之曰不能自主張矣兩面詭話
輿金所耻況爲儒名者忍爲是乎其心所在不過保
全身名之計耳良亦可憐也禮禁之後外爲斥鐫之

論矯餙欺人是誠可欺之方也人孰能知其情偽也尤翁所以見欺而許與於生前者是也及其死也鑴遣其子致奠操文而祭之其文曰子謂我妄攖世禍吾謂子不能自守也其曰妄攖世禍者謂尤翁有禍人之心而鑴其妄攖者也觀其語意則宣擧平日意不以鑴有禍心而以尤翁有禍心也此文出後始知其心迹之著矣尤翁平日實有至誠於宣擧終始責勉不止一再反復開喩使之終悟而惟其掩匿於生前者始露於死後九原難作無處戒誨則不得不以歎惜之言申〻於祭文之中其言曰惟是江詬小有

末契兄若於海並加原貸我之疑悔危言即解夫宣
辈以鐫為君子而以善道為小人若並善道而許以
君子則我之所疑即解之意也此亦於朋友之義不
以死生有異也是所謂練時之祭文也及其子拯請
其父墓文也持其父己酉擬書而送之其書曰顧與
尹許消融保合聚精會神共濟國事至於趙洪則所
論難偏不可不蕩滌而用之云云亂賊之鐫國本之
穆宗統之穿遠左袒之絅彼此調停以為可用者則
義旗所指不可不共討反護如是其形迹所露者又
無餘矣朱子所謂賊一邊者是也噫終始沈染於鐫

穆之輩故牛溪墓誌亦受趙絅之文而篆用許穆之筆此亦世道之一變恠也宣擧牛溪之外孫也以其外孫而阿好於南此何足怪也其子成文濬壬辰之亂多有跡逼之事以致時疑於牛溪時人目之至己丑之後與牛溪門人申應榘附於仁弘以緩牛溪之禍身欲東人之怒於松江分異牛松之間多有不韙之語嘗於簡瞻之座逢仁弘之徒曹次石問先生平否又問先生何時造朝夫仁弘者旣劾牛溪擬之於秀吉之逆則於滄浪不共戴天之讐也稱以先生問安否者抑何心哉李白沙妾子貧男見而鄙之傳播於外沙溪先生聞之貽書滄浪嚴責其得罪於父師又責申應榘不能善導其師門胤子其后尤老熟聞此等議論故尤翁與李草廬凡胤及宣擧會黃山書院語到其時事草廬曰牛溪之門如無成文濬道益高宣擧怒批李頰甚猛李亦大怒即欲較之尤翁曰吉甫醉矣力止之當時先輩之不滿於滄浪可知矣其后宣擧請滄浪墓文於尤翁尤翁不得已勉副而畧存褒貶之意其銘曰滄浪翁讀父書父曰子於事疎宣擧之恚恨尤翁亦由

此宣擧之死在於己酉而其後五年癸丑始呈擬書
請其墓碣則拯之意亦可知也尤翁於此旣知宣擧
平日言行皆是假飾則至於墓文豈有贊揚之意哉
其文曰諸賢叙述之作多且盛矣惟朴和叔之狀該
貫遍包據以爲說庶無僭率之咎矣其狀曰云云蓋
贊揚其美而假辞於玄石故拯所以怒而叛之者也
昔朱子撰張魏公行狀曰專用敬夫文字又與東萊
論其先學之不正未聞南軒東萊以此怒朱子也未
知拯之孝過於南軒東萊而然耶抑亦假托於此以
作背師之話柄而然耶及拯之抵史局書出乃以其

父之不死江都為十分道理反以權金堂〻鄧義謂
無必死之義且曰其父之自稱苟免痛自刻責者乃
為 孝廟在宮之義也其終身不仕者實隨量而後
入之義非江都事為主之意也其云死罪死罪者只
以違命為大罪也以為奴苟免之事敢擬孔子之微
服曰固無不可也又因栗谷入山之事與其父敢相
比較曰栗谷真有入山之失先人初無可死之義也
又曰康王實在軍前以為 孝廟亦有濡行誣世惑
人自謂父子之知己則其父之心其子當知之深矣
既曰其不死為十分道理則其父本以不死為當道

理而與友妻約死者其非本情可知也既曰其自責
不死者非以江都事爲主則其父本無以江都事有
悔責之心自廢之意又可知也以死罪只爲違命則
亦知其父之無一毫自罪之心也以爲奴苟免敢擬
孔子之微服曰固無不可也而反加栗谷之入山則
其心不但不以不死爲是而已也又以實在軍前之
謗比其父之失身於　孝廟嘲戲春秋之意也其於
誣君之罪當如何哉宣擧初上　孝廟疏曰與妻約
死妻死而不死與友約死友死而不死非爲友也爲
妻也只恨臣身之苟活耳　宣擧又曰江都事臣不欲與言臣之深痛只在於此

臣仲父烇以宮官致其命臣不得與之相抱而死士
友權順長金益謙皆不負其志而臣不得與之同日
死妻決子止而臣獨爲奴苟免如臣此累非獨舉世
咲之而求之古志士仁人所嘗恥惡也云〻誠可咲〻
如此自責之事皆是假飾而上自君父下至師友之
所取者盡爲虛套也以此論之果爲何許人也黨惡
之形迹已著於自家之書偷生之本心已露於其子
之諡其父之不死爲十分道理則權金之事爲十分
不當底道理也
以權金當〻節義謂之無必死之義
而旼之浪死則其後權金之子孫者
當沐血飲泣請討不暇而權之子孫有爲黨於極者
至誠悅服或叛其祖之事而問之則亦曰吾先君雖
不死不害於義也極之言蓋此意若曰其不死不害
於義則死之害於義可知也噫何厚於極而何薄於
祖耶黨論之誤人如此
世道之憂良可寒心
江都偷生之後拂拭乎賢師

之門吹噓乎羣哲之手生有學問之名死而有俎豆之享為幸於宣擧有光於極輩矣爲極之道所當自足不暇而乃反呼黨引類舞辞父過並與江都事而淸脫之以致人心沸鬱羣訟層出舊慝新慾露出無餘極之不孝固亦大矣丙子以後義理掃地利慾滔天宣擧乃以偷生苟活爲一大羞耻終身自廢不求榮達則其志有足以植節扶義者然故尤翁以爲與其忘廉喪耻者觀之可謂潔身不汚也可謂一星孤明也又曰始雖不同於取義之士終能同歸於立殣之人旣曰不同則相反於取義之謂也又曰中罹大

難非欲毛全是不如玉碎之意也貶揚之中亦自有褒貶之意何可謂前後相戾也然前則見欺而贊之後則覺悟而非之其贊其非皆出於公心容何傷於義理也先治黨與之說出於宣擧在世之日先學可擬之教在極也受業之時碑文之寓意己酉書出之後也練時祭文鑴也致奠之後也皆在極背叛之前其果怒極之非己而攻斥宣擧者乎鑴即權秀之妹夫也權即尹宣擧之妹婿也鑴之昏在甲戌乙亥之間宣擧之友鑴似在其間尤翁之知鑴亦在乙亥〻〻秋場屋始知鑴也斥鑴在丁丑之後見改註中庸於宋基厚家也斥宣擧之黨與又在其後極之出入尤門又在其後同春曰極之事吾所不能爲也尤翁每斥其父爲異端而今乃屈膝受書彼師弟終保無事耶云據此則

尤翁之斥鑴已在四十年之前者可知之矣 宣擧之徒羅良佐者上疏累千言専以卞其師之誣攻斥尤翁為主而其所以卞明者無一可觀其疏曰己亥以前尤翁亦無斥鑴之實旋又曰尤翁之謂鑴異端在於癸巳〻〻是豈非己亥前七年之事乎又曰守城堞固是死所而所與同事之人亦有同死之義是亦知當死之義矣旋又曰倉卒顛沛之間或死或生其勢所然者何耶又曰宣擧戊辰之書謂鑴莫才不可不用是亦知其尤翁之用鑴迫於其師之議矣旋又曰擢用尹鑴出於尤翁之本意者何也又其所引孔子微服之論清陰桐

溪之說節〻無挺若使宣擧城陷之時身無所汚而
邂逅得免於難則謂之不甚害於義理者猶或可也
况與友妻背約爲奴苟免則其所辱身當如何哉小
論皆以羅疏以爲一大明是非之文甚可笑也良佐所著
明村雜錄專爲詬辱尤翁之書也言一事則輒引某
人言之而爲證以實其言之不誣其所設心者一何
巧也爲渠之師則可謂誠且勤矣然反助尹極辱絶
其師渠則自謂爲師朋友則効之背師何其厚於己
而太薄於友耶其書中南有昌田畓事金三淵昌翕
卞之詳矣其他所誣者則金副學鎮商亦卞之盡矣
今不必更卞而至於誣辱妹氏之說人而有是言則
孰不可忍也辱其妹猶如是也况復有尤翁乎其陰
險凶譎之狀有不可言也昔羅杰論此書羅云此非
吾從祖書也世間惟〻輩假名僞作誣惑後世也未
知其言之信然否也杰即良佐從曾孫也 韓全州聖
或有家庭之所聞者故其言如是云耶

輔逐条卞明之疏李芝村喜朝指鄭打破之書章々有挾考之則可知其詳矣子亦莫以羅疏爲可信之文也韓之所后子配夏悖甚與其父異論嘗於其父之座攻斥尤翁無所不至又於其父之壽宴不請其父儕友盡會渠之者流皆是攻斥尤翁之徒言到尤翁則輒詬辱萬端其父坐於一邊徒泫然無語而已其悖悪之狀不一而足韓欲破養而爲尤翁刀挽而止之其子孫輩亦祖述其悖習之餘自以爲少論後派此亦可覩其世變之一端矣蓋宣擧所以見疑於世者有兩事倫生與黨悪所以取重於世者亦有兩事悔過與絶鑴也方其倫生之時人固疑之及乎改過則賢之黨悪之日人亦疑之後乃絶之則取之宣擧之所以爲宣擧者豈非悔前過絶鑴之悪乎及拯出以其父已

酉擬書著之於年譜以明扶鑴之心則黨惡之迹著而絕鑴之言虛矣（尹譜云希仲弱年自悟有志於學立身制行不泥古人讀書講義不拘註說言論見識寔有超詣過人者據此則擬鑴於生知無疑矣）抵史局書以其父之不死為十分道理元無自責之意則偷生之心露而悔過之說誣矣拯之抵尤翁書曰先生之鑴是十分絕也先人之鑴是未十分絕也尤翁答曰郭忠孝自黨禍之後絕迹師門伊川沒後亦不致奠彼人之絕於先丈自処如忠孝則當時豈有致奠之舉乎以此知鶴寺先訓或是一時偶然見教而非出於深商量慮終始之言也子仁如曰吾先人與其人平日極

厚庚子以後終不忍以禍心疑之至於鶴寺之語不過一時偶然酬酢故己酉奠誄之日吾亦不至斥退云爾則豈不明白洞快乎云云甲子答尹拯書曰來諭謂先丈於某有至誠是見先丈盛德愛人然本是至誠則本源實地何故不言而獨有待於後人耶豈後人精義妙用跨越於前人耶妄意以為先丈至誠在於鑴而不在於余也今日高朋之怒亦不專為先丈發也然則尤翁於宣擧有何取者而不為明斥之乎尤翁今日之言實因其子證成之語也拯若欲掩其父過以為虛誇之言則其無狀之罪有何可言也他人尚不可誣何敢誣其父乎設令其父不知背義之可恥黨惡之為非為子之道耶當為親者諱況其父實有悔過

之心絶鑴之事而乃為誣罔之語欲護其父則拯非幼兒穉子也獨不知一世所共知之義乎此乃宣擧之本意也拯雖不肖豈為誣父之言乎 申丈景瑜曰尹宣擧有功於國家江都之罪當赦之可也君輩何其攻斥之過也余曰有功於國家者何謂也申曰尹之丙子一疏有光於天下中朝之史必書曰朝鮮館儒尹宣擧上疏請斬虜使垂之萬世則朝鮮之義聲豈不彰著於天下乎其江都為奴不過渠身上失節此則不載於中朝史冊何關於國家也但其自責自悔之辭是皆欺世手段而其子證成之言敀其父於虛套是可笑也云此言雖近詼諧亦可現慨世一端之語也云云

已巳禍作玄石抵書於拯曰今尨丈為罪首時議求其利趣者為助人多為高明慮之伸救驪原之時又因兄家為證云云及凶徒之伸鑴也果以為尹拯亦

謂之究死可見其公論也拯欲掩其情迹上疏畧言
其父於禮訟之後與鑴相絶云云鑴之子夏濟亦上
疏悉陳宣擧與鑴符合之狀祭宣擧後與拯唱和之
說以明拯之父子元無絶鑴之事拯乃無一言下之
其宣擧平日之本意於此可知也今之論者欲贊宣
擧則以爲拯之言非其父之本意也欲救拯則以爲
孝子之心無所不用其極也周遮回互而自稱公論
誠不滿一笑也盖父生師教不可二而論之也其父
眞有可議之失而其師以情外之言責之則師生之
義雖重父子之道亦不可晏然惟當竭誠開諭至於

無奈何而後退而含恤若窮人之無所歸人雖問之不敢以一毫恚憤之辭加之只待其師之覺悟而已此古今不易之義理也今極則必使其父由己而疑之於尤翁及其致疑而非之則强迫而救譽之不滿於其意則乃反面倒戈而攻之凌踏詬辱無所不至或曰機關或曰權數或曰僞學或曰義理雙行或曰王霸并用或曰本源心術之地不能無疑畧無忌憚顧護之意此宗從古師生間所無之變也極之言曰師有恩義輕重之分不可與君父一般至於有師輕父重之論噫父師之間豈有輕重之可言也經有作

之君作之師之言禮有生三事一之訓顔子有子在
回安敢死也之說伯牛有設南面於北牖之事其為
君師父一體之義明矣昔孔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
而未聞仲弓有憾於夫子若曰父重於師則仲弓亦
必絶其師矣今拯有賢於仲弓而然耶父師有輕重
則末流之弊又分輕重於君與父之間而以至於人
不為人之境其為害於世道者豈淺淺乎哉尤翁之喪其夫
人也尹拯曾未升堂而入哭靈筵人有問其私者拯曰私有若喪父若喪子之文則父子師生情義無間
今日入哭是無於私之禮也云云其師生間情義之篤於斯可知矣前有父師無間之言後有父師輕重
之論前後所言一何是不相符也謂師無間於父而入哭其師之妻則又於其師自以為如何也昔日父

視之師今變爲讐視之惡若使其君有所罪於其父則爲讐爲惡亦如其師天下豈有如此之理乎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君師則滅綱數倫至此極矣豈不寒心哉極於尤翁知其有如此之過則猶且屈首服事尊其人學其道而爲父請文欲爲泉道之賁者抑何心哉當求一世無瑕之人以爲傳后信筆可也果以此等事疑之久矣則何乃就尤翁而求贊父之文乎夫墓文之托固當於賢者不可於非其人之義極雖昏暗亦知此義輒以墓文爲托則固不以爲非君子也及其文成而猶嫌籍重於玄石則固亦以尤翁之言信乎永世尤有重於玄石也至其所望不副然後本源心術之論機關權數之

詭出而尤翁遂爲無狀底小人若使墓文如其所望
則尤翁之爲君子固自如矣而爲君子爲小人在於
亘擧墓文之善與不善朝爲薰暮爲蕕昔山爭而今
塗炭何嘗有如尤翁哉金農巖昌協所謂尤翁三寸
管不能當南無一拜能盡力山鈎水之苦者是也夫
極之事尤翁時年紀已長學文已熟非幼妙蒙昧時
可比也苟不知尤翁之不賢而事之則是不智也知
而猶事之則是不仁也師生之道果有恩義之深淺
所遺之輕重則其道理事勢細加忝酌擧措極當從
容處置極當分明不可有毫髮之差然后可也拯則

不然以平生恍脹之師一朝視如血宄骨讐一言之有及於尤翁者則怒目張膽極意唱罵一節深於一節始自先生而變為函丈函丈而又變為門下門下而又變為懷川懷川而又變為宋相末變為斥呼姓名宛然有恨不斷作萬段為一轍之意君子絕交不出惡聲雖一時朋友之間猶當如此況於四十年父事之師乎曲藝之師猶曰不敢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也又況儒者平生尊仰者而乃如是耶攻斥之不足辱而絕之辱絕之不足從至於殺之無所一分假借之意此豈獨為一時世道之變也背其一師而不

足又奪一師之書俞市南棨亦拯之所師者也市南之沒也仍奪其所著家禮源流以作其父之書此亦師生間一變機也權遂菴尚夏所謂一則背師二則背師者是也

拯於市南亦有師生之義拯之祭市南文曰先生以子侄視拯拯以父兄事先生云云其情義之篤可知也家禮源流者市南所著之書而宣擧亦嘗共其裒分者也市南臨沒托於拯而拯沈其書宣擧亦撰市南行狀曰公以礼書有難領會乃就文公家礼立綱分目取古礼經書及先儒說并東方諸儒論著文字附逐條之下名曰家礼源流云云然則其為市南之書亦可知也其後先生之孫俞相基將欲刊行請還其付托之本草拯不肯送還仍稱以為其父之書謂之不記付托語又為誑言之狀以其行狀語為證則亦曰若使市南撰其文之行狀則當曰其父之書云云終不還之源流本草適在鄭澔家以此行於世盖源流初名家禮輯解其后改名曰源流以輯解較之源流則同是一書而規模

狀以源流屬之市南

取舍之間不能少異者輯解疎畧源流詳密其為後本可知也尹家之人只知源流不知輯解宣擧之初不干於輯解者明矣輯解一出之後其實狀愈露故白地做言曰宣亂與尤翁鄭瀁會于避菴書院時宣亂不書題目而欲名源流尤翁謂以可名輯解又鄭瀁之謄出此書者在於市南已死之後云云今以宣亂年譜考之會于避菴五而於鄭瀁則不與焉以鄭瀁日錄參之則丙申壬辰之會瀁在京供仕其后三會瀁在比安任所瀁之不得參會亦明矣又考宣擧年譜源流之成在於丙午避菴之會在於庚戌成書五年寧有不定之理乎瀁之謄出果在於市南死後則源流之定名已在於市南生前不用其主編者所定之名而反書尤翁數十年前語次間所泛擬之題目哉且於尤翁文字多有源流之稱瀁獨稱輯解者何也宣亂之為市南矣李參判廷夔書皆市南為是書至今明證莫如此等說而極輩之說鑄張眩幻如此甚可笑也 故愚嘗曰拯之一身都是背師也噫宣擧所以護鑴者恐鑴之提起江都事也拯之所以尊鑴者

喜鑴之欲殺尤翁也殺尤翁者南人而使而遂之者
拯也何者戊辰年間宋夔錫爲首其姑尹忠教之妻
徙尼城之時拯與諸尹飲酒宋亦參其座拯曰金益
勳之命斷已矣宋時烈亦安得免也其中一尹以肱
止拯蔵語曰座有生客拯回旋曰南徒太盛士禍可
慮也夔錫故言尤翁尤翁曰勿復爲未信之妄言也
其後金萬浚又自尼城而來告尤翁曰尹拯欲盡殺
小子家及先生矣尤翁責止之此其形迹之一也朴
泰晦日記曰李元禎之子耼命以大諫上來言於渠
輩曰金壽恒則吾輩之讐人不可不殺至於宋某則

金錫冑之起庚申獄方在巨濟安得與通謀乎且渠輩以宋爲儒宗今若加律則又謂之士禍此亦苦闘處也不如置之一南曰安知不與通謀乎若使權惛問之尹拯必不少諱矣因使惛問於尹拯〻曰其時果與錫冑有二度書矣南人以爲二度書亦是通謀之書乃作己巳之禍云〻此亦形迹之二也二度書者尤翁在巨濟時有瓜病以病錄送尹以建問藥下送矣尹向于鄭維岳曰重病不可獨斷徃議於清城〻〻亦以爲重疷制三十貼藥送於尹以建傳于尤翁〻〻脈之見效乃作書謝之清城見書又以蠟燭三十柄〻奉送曰聞謫中每夜看書恐致眼病敢以代油尤翁又書荅之是謂兩度書也申隱谷遺稿宋石谷日記条達踈暢無有餘蘊矣 尤翁之沒也玄石依栗谷哭退溪之禮

朕三月抵書於尹拯以武王伐紂後封武庚之義爲之望哭拯曰兄非栗谷彼非退溪其何朕爲情義已絶便是路人豈有望哭之義也云云玄石所證之言雖極悖慢果川以後作一拯門之降卒亦何足怪也

甲午年間玄石劾拯作書催謝於尤翁拯曰函丈之於先人自碣文以來宗非一言一事而至木川事而極矣人子之心安能晏然如他日由是情不能不異於前矣義亦不得不異於前矣以情以義俱不能如前不自知其非是則雖欲催謝何以成說話乎云云前既以情義不如前亦其相絶之意而況於中間詬罵凌辱轉深百鄙則今豈有望哭理哉玄石非不知是意而有此書者何也其心一則阿好於拯也一則恐當世之議也世以玄石謂之三鄙人甲庚后尊慕尤翁甲子后識一介尤翁甲戌之后欲掩其與拯往復書語閔尤翁者一皆掃去於私稿之中所謂以鎌遮眼雖欲防后世之公議豈可得乎小人情態於斯可見矣

然以伐紂之語觀之拯之殺尤翁亦一證也崔愼所
以傒尤翁之文人皆言拯也殺我先生其迹雖微其
事甚顯云者蓋謂此等事也逆蒙之反射邪慝之寢
史乃其一串來心術耳可勝痛哉殺之不足并與其
所尊者朱子而攻之朴世堂思卞錄專為侵攻朱子
之書也拯也頫首聽講乃蒙其弁卷之厲其所以厚
於世堂而薄於朱子可知也及其世堂之死贊之以
孟子〻〻之浩氣用於闢楊墨世堂之浩氣用於攻
朱子其文也果相類乎其父則見誤於鑴其子則阿
好於世堂黑水之初攺中庸宣尹莊誦之不暇世堂

之再改中庸極也隨喜而媚之宣擧死而鐫有生芻
之奠世堂死而極有浩氣之撰其父子之相傳心法
良可惜也漢曰子誠雄辯也以余拙不可卞其當與
不當也然而西溪思卞錄豈爲侵斥朱子之書而又
豈與明齋混疑並斥黨心而議之也尹鑴之改中庸
全去集說一掃朱子之言則容或有罪也至於西溪
則不然不過於章句集註之間卞釋其所疑者也饒
胡兩陳諸儒皆朱子之徒也註解諸經多有不從朱
子之語我國之晦齋沙溪多有卞疑之書未聞以侵
斥朱子目子之也凡人之不可強同者所見也若以

所見之小差於朱子而輒駈之於侮賢之律雖以朱子之故而不敢發口其心則豈宜肯服也且義理者天下之公也非朱子之私也以天下之公物禁天下之無言可乎解經不同為無妨是先儒之言也朱子之所學者程子而於程子說亦未嘗皆從以此謂朱侮程子則恐未公論也朱子之心至公其為章句集註也豈欲使天下後世之人不敢有言於其間也哉朱子之意必不如是而特後世之人呵禁太過耳然只攻改註之人則猶有可也至於攻黑水而並與魯西而斥之攻西溪而混與明齋而非之者蓋不明於

是非之真而宗出於黨論之私也竊爲子不取也余曰宣峯扶鑣之論子亦祖述其緒餘耶若如子之言孔孟曾思之道至此蔑如矣四聖之道何在〻於論孟庸學之書四書之旨何在〻於章句集註之闡朱子所以明孔子顔曾思孟之〻道者其不在於四書之集註乎故先儒曰前乎堯舜之道必待孔孟而後明後乎孔孟之道必待朱子而顯此三經四書之傳註有功於後學者也至於我東退溪栗谷兩先生亦嘗曰孔孟之道非朱子不明於天下後世矣盖漢唐以來註疏者殆百家而無一人得聖人之本旨者至程

子出而一掃其訛謬而發明之聖賢之本旨義理之
要領於是乎光明彰著矣至朱子作本於程子所已
發明者且撮前古諸儒之說採當時學者之言集衆
說而折衷之以定章句集註而成書則義理之精微
學文之蹊逕蓋無餘蘊矣與夫子删詩書定禮樂同
其功矣則雖謂之朱子之書可也是以天下古今未
了之案至是大定爲不刊之典布之於天下後世四
海同文而無敢異議於其間者則亦謂之天下之書
可也儒家宗法孔顔曾思孟及程朱即其宗也天下
古今之所共尊敬而不敢慢所共敬慕而不敢怠敬

之如神明信之若父母不敢忽焉此春秋大一統之義而爲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堯舜之道至夫子而益顯於世故有賢於堯舜之贊而後聖不以爲過孔孟之道至朱子而益明於世故有孔子後一人之語先儒不以爲非若有一毫異議於其間則惟當嚴辭痛斥絆之以異端之科可也況以輕侮之心肆發叱罵之言變改章句集註無所持難曰義理者天下之公也豈朱子獨知之也類若以朱子爲己之相等而與之爭其曲直者然凌侮譏斥不容少借有以自家之書欲作主人於天下意爲此非斯文之賊而

何哉余少時見思卞錄其爲書句訓章解篇釋供成一家之書而義理大處無不背馳於朱子以中庸言之如篇題中庸二字及性道教之名義愼獨中和費隱等義理一切相反而其他違悖者不可勝數也章句之上者下之下者上之合者分之分者合之顚倒變幻惟意所欲逐改着圈以卞章句集註之說題辭譏斥不擇語言大學亦然而論孟亦不出此套其所變改者如此其所譏侮者又如是則其爲朱子之道者豈不沬血請討以正其法也夫兩陳饒胡之說以其編於四書小註者覌之則是不過朱子註下之言

也雖或與朱子有一二異同者要之大體皆不出於
朱子範圍之内也至於晦齋之異於朱子者亦不過
謂格物之傳未嘗亡此經之知止格物二段爲格物
之傳而已未聞與格物之爲窮理與朱子爲異也何
嘗與此書之以格物不爲窮理而並與義理一切背
馳於朱子者耶然猶以晦齋之補遺退溪攻之以誣
經栗谷斥之以輕師若使退栗當尹鑴世堂之世豈
不有沐浴請討之擧乎若乃沙溪經書卞疑則只是
以朱子之說爲主而卞諸子之異於朱子者也朱子
或與程子不同者不過文義之間也其於學文義理

之宗則未嘗有毫忽之不同也此所謂無妨而亦朱子對揚程子而言故曰無妨耳今以此為證抑何可成說也趙浦渚翼亦有往書卞疑而其說或有證於思卞者蓋其義理大處則無所背馳於朱子而言語遜順不敢有自是己見之意豈復有如鑴世堂之改註者耶然尤翁携趙之碑而猶為疑之與春翁往復相訟然後撰其文其有所重之義於是可見噫我東自圃隱以後至于今以儒為名者莫非謹守朱子之論一從朱子之說規模之正門路之嚴三百年如一日矣不幸有尹鑴者敢改中庸而侮辱朱子曾未幾何朴世堂之思卞錄出而譏斥朱子又未旋踵崔錫鼎之禮書類篇出而自此朱子又安知此後有幾箇如此等語耶禮記

之書雖出於漢儒之所篇自古列於詩書易春秋之
中稱之五經雖程朱而未嘗少貶焉則其體亦重且
大矣何敢章分句析作爲類聚之文還編庸學換入
孝經亦甚無義而況於大學則割去本末章中庸掃
除費隱註孝經則不用刊誤深衣則深排家禮以此
自作一家隱然有較其得失勝負朱子之意而又況
以是進之於君上講之於法筵頒于搢紳行諸中外
欲將伸己說於一代其爲世道之害當如何哉斯文
之變一轉爲黑水再轉爲尼尹父子三轉爲思卞禮
類其所謂思卞禮類者莫非原於鑴之改註中庸也

前函後奸同一心腸而謂之無妨扶之甚力者尼之父子也求其源流来歷則鑴為之本而其宗尼也金三淵所謂黑水餘波灌注於西溪浩洋於尼城者是也噫欲掩其父之惡而反彰其父之惡使萬世人人無不知之其不孝之罪一也背其師而假手殺之並與其所尊者朱子栗谷而譏侮不假其不悌之罪二也樹黨引類締結希載初使南九萬柳尚運尹趾完輩不利於 仁顯末乃使之輝壽鏡學董沮戲國本其不忠之罪三也負此三大罪豈可容於覆載之間哉若王者作治之以春秋之法則先鑴嵩而伏法者拯

之父子而黨扶其人亦安得無罪也漢曰甚哉子之言也何若是過耶輝者鏡夢不幸雖出於少論之中明裔沒後數十年之事也豈嘗有明齋之所使也其言亦不無勒人底意竊為子不取也余曰辛壬之禍莫非尼尹之所開端者也己巳作禍之徒無非鏞黨而拯亦以鏞遺親知為南人所扶只及削黜而已其時拯徒締結南類符同希載至甲戌羣奸狼貝之後希載無所逃死則南九萬柳尚運尹趾完輩稱以保護東宮唱出深長慮三字深長慮者非為國之深長慮也宗為渠輩身上之深長慮也以為若殺希載則禧嬪不安禧嬪不安則春宮

不安將有不利於　仁顯之漸甲戌復位之日凡萬
有今日諸臣之心即己巳諸臣之心之諸禧嬪廢黜
之後又有定騎中閣之說至辛巳大處分之日又發
六年毋事之說崔錫鼎敢有謀國之義宗社為重禧
嬪無他然後春宮乃安春宮安然後宗社乃安之疏
及其春宮人之獄起錫鼎又上不必窮覈之疏尹趾
仁䟽移鞠本府之請至有尹趾完舉斧入闕之舉末
乃使之趙重遇投追崇禧嬪之疏於　肅廟引山之
前自此輝耇鏡學黨次第而出辛壬之禍繼之以作
究其源頭此豈非尹拯之所使者乎噫庚子大喪之

後李踈齋頤命撰　肅廟記宗而不敢書辛巳處分之事館儒尹趾述書進所懷曰頤命白首殘年自為身謀隱掩先王之大德云云以致誅戮此其辛壬禍之所肇也深所痛恨者被疏之疑吾君父也吾君之誣尚未快卞嗚呼尚忍言哉漢曰惡是何言也少論之中元無致疑君父之事吾君所以被誣者何事所謂痛恨者何事也余曰今有一言　而可知其所然者景廟之聖躬其果為有疾耶不其然耶漢曰　景廟患候一國所共知也孰謂無有也余曰然則雖有患候猶有嗣續之慶耶漢曰病患中豈復有嗣續之望

也余曰其果無嗣續之望則取三宗血脉爲嗣可乎以宗室之親爲嗣可乎漢曰當以三宗血脉爲嗣者正合天理人情我東土臣民孰敢有異論也余曰子之言是則是矣然而子之所尊先佐何以諱疾於一世也鳳輝何以投壯憲之書也恭耆何以有潛入北門之舉也泰億何以有門生天子之文錫恒何以鍜錬獄事也一鏡何以有蹀血禁庭之文也明誼等七賊一鏡疏下何以有金姓宮人之疏也金姓人指仁元慈聖之誣尚儉有道等假造僞書者誰所使之也維賢拔銀鐵子者誰所使之也虎龍之告變者誰所使之也至於三手

之說又出於誰人之口也三手者一則藥也一則來丧矯旨也劍者以常刀謂之匕首也藥者以買之者姓字盧姓用之日月錯盤謂之毒藥也矯旨者做出宮城扈衛之說謂矯旨也又以出森為忠兵亦謂之矯旨也凶徒以三手謂之欲害上也前有〻黽以中殿欲聞呼母之語煽動羣凶於建儲之初中有光恒億輝肴鏡學輩危迫世弟殺盡羣良於 景廟寢疾之時語逼慈聖誣陷世弟於 景廟大漸之後〻有顯命把出復寢之語脅制君父使不得伸雪冤死之人於令 上嗣位之初前後凶肚一串貫來耳其時事尚忍言哉更將前說逐条詳卞子亦靜聽深思無復作彼黨之餘論也蓋辛壬忠逆之分 在於 聖疾之有

與不有之卞耳　景廟荅金橰之疏曰予有不潔之病有妨於齋明盛服之道又備忘記曰玉署諸臣不知予之有疾以病不叅祭之意明示中外其有倦勤之疾可知矣聖軆安寧早晩有嗣續之望則建儲一事果如輝疏之忙急而果是　聖疾沉重已斷螽斯之望則建儲之疏代理之請其為臣民之所可遲緩者耶昔宋真宗有寇萊公請太子監國丁謂曰卽日上體平安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也謂力讃準三貶道州良以朝廷之上小人伺釁而真宗有疾故耳　仁宗連失三子得疾

不能御殿韓魏公懷孔光傳進之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如陛下乎司馬公亦上疏曰向者臣進預建太子之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故耳以此觀之景廟不幸有疾而已無螽斯之望朝象漸變國勢危廹則建儲代理之請宜爲次第急急事也又况建儲之意寔由於 肅廟遺教代理之教亦出於女中堯舜之命而 景廟亦有左右可乎世弟可乎之教則聖教之丁寧明白如日中天矣彼鬼蜮之徒敢以無

將之心謀害　宗社何若是至此極也建儲之疏出
而鳳輝陰懷不滿之心悉〻投疏恣意抑撼有非懸
草搴疑惑人心無人臣等語其心其言已極凶慘而
及其一鏡得知之後爲其窩主陰謀秘計至於恭爵
潛入之擧同一心腸而直下手最易見者莫如鳳輝
也代理命下而恭爵危迫世弟創出冒嫌二字不使
政院知之而突然進身潛入北門暗昧之迹放肆之
志有浮於自點之㬣仁而厲竜之上疏敢請毋窮梁
獄之說欲置世弟於罔測之地轉出錫恒之鍛鍊則
群凶之巨魁無出恭爵也至於錫恒則代理命下之

初先八標信之輕下又以代理比諸傳禪及其廂書
之上也以為北 東宮者只請勿書而已其意欲置
世窃於黯黮難明之地而又請賊廂錄勲必欲奏聞
於彼中則其陰凶巧詐之狀路人可知也代理教文
之换大喪須教之文皆出於恭僾之手症策國老門
生天子誰知半夜遽承憑几之命蒡語宗與一鏡之
教文相為表裡而亦以一鏡之文為是則鏡僾果二
身而一心者也世亮天無二日地無二主陰移天位
國人疑惑之說賊瑆皇天必欲亂亡我家國耶何為
有此舉也之説流東危途閲歷千層浪寶座依俙一

蓼塲之詩此莫非宗由於是耳以賊珪謂之奮忠沆
慷請加褒贈於 景庙之時又引齊桓用管仲之語
薦用輝耈於今 上之初其心之凶慘無忌憚莫非
輝耈之餘術也至若光佐命下之日肆然以國亾
無匡鄭等語吒嗟於 庙堂之上賊鏡教文送鄭己
著而擢擬本兵有若賞功酬勞者然及至一鏡被鞫
之日強為賊帍絶痛之説顯示扶護之意又當 景
庙病革之時以藥房提調進用獨蔘湯而朝紙上書
出蘇葉茶秘諱 聖疾使在朝之人猶不知其 聖
候之重也盖自甲辰七月 聖疾添加沉重四旬連

用蔘湯夜中急招醫官者數而外人絶未聞之其計
案在於大漸之後欲示其卒然賓天之意也暗囑維
賢持八銀鑯子而外佯叱退以作疑兵以證鏡虎之
言丁未再入悉復誣獄以建儲代理還置逆案以案
鏡虎之言終至以唱戊申之逆其凶譎之狀有甚於
輝耆而命教輩毀 先王者則有疾下 先王者則曰
無疾之說要皆出於諱疾之手段而恭徽思晟明彥
益寬思孝有翼皆其卵育則戊申之巨魁莫如光佐
也蹀血禁庭懷刃鍾巫沙丘擁立之文請復譽金姓
人之疏皆出於鏡賊之手而三手之說又出於諸賊

之口尚儉有道石烈必丁等謀害東宮逞惡 慈殿
者豈無所挾而然也謀逆事發 慈殿下諺教於藥
房凶黨封還人莫得見及其再教之下不得已急之
請誅以爲掩迹之計及其人情奮憤衆口難防則乃
發鞫問之啓而請出付有司帝變之上有關於東宮
則明是大逆而錫恒請移鞫本府有關於東宮者請
勿出朝報白望之上變也按獄者出於告書而猶且
晏然鍛鍊其獄則無將無憚之心亦可知也請覈金
姓宮人則鏡䟽曰禁闥肘腋之間凶賊假息盃觴飲
啜之頃禍機莫除 慈殿既有宮中元無金姓人是

謂未亡人也之教而明彦猶有此賊之譽爲必復之
疏猶夢直曰 殿下有何忌嫌其指意之陰惨凶悪
皆所以要宗鏡賊之疏也此一則致疑於世弟二則
致疑於 慈殿眩惑人心籠絡朝廷除去世弟將售
簒逆之計也鏡席天海肆悪於前夢徵獜亮移檄於
後輝翁光恒億惴摩經營於其間而精神所主專在
聖躬建儲諸臣還爲枝葉矣故 上有予爲逆魁之
教人君之被誣者古或有之未有若吾君之當辛壬
者也豈但爲今 上之逆也宗爲 景廟之逆也亦
不惟 景廟之逆也是宗社之逆也萬古之逆也一

轉爲辛壬之群凶再轉爲戊乙之凶逆此莫非耉輝
鏡夢之餘孽而輝耉輩亦莫非拯門之忠臣也愚所
謂開端辛壬禍者不亦宜乎衛護 宗社而以致大
辟者四相其首夢窩金昌集疎齋李頤命寒圃齋李健命二憂堂趙泰采是爲四大臣也
李忠愍健命受禍之慘視三大臣尤酷爲其聯劄之
外又有冊事準成之事也保護東宮而旁被誅戮者
六人其首金龍澤李天紀李喜之沈尚吉鄭麟重徐德修金龍澤李天紀勸
捧逢晩於既死之後勘以極律其逞毒之慘視諸人
尤酷凶黨深怨之中又有甚焉者故也其餘李萬成
金雲澤金民澤金濟謙趙聖復洪啓迪李洪述尹慤

白時耈李尚𪾹金時泰柳就正等次第就戮鄭澔閔
鎭遠申銋等或竄或逐者不可殫記李晩之金省行
或坐或引而死者計以百數我朝士禍不爲不多而
未有甚於辛壬者也庚子大喪之後 景廟聖疾添
加當時爲國之臣咸憂其復寢後無嗣續之望 上
在潛邸時金福澤傳達至丙午趙顯命以復寢二字
謂之誣辱 景廟之語也高辭痛哭誣殺福澤顯命
豈不知禮書復寢之文而以此脅制君父使之不得
伸雪其寃死人之計也故余曰顯命之肉肚是輝耈
之骨子也 上在潛邸時書 肅廟御製詩一首賜金龍澤其詩蓋 肅廟末年題與今上者

也六人被禍之後金之子遂村等恐此詩後迎於禍將欲付丙時閔翼洙適至金涇告其詩之顛末及欲付丙之事閔 上之曰後或仍此而有伸卞之道金仍復藏之閔啟傳其語於從弟亨洙〻〻又言於李周鎮〻〻又言於趙顯命〻〻逢閔亨洙於禍中引至靜處從容問曰有御詩於金龍澤家云吾當白 上願請其詳閔心喜其或有伸卞之望詳言其前後曲折翌日顯命白 上曰聞有 肅廟御詩於金龍澤家云然否 上未及荅又勵聲曰此必是僞詩也僞造御詩希覬伸雪不啻為逆也且聞其詩有關於景廟云若非僞詩 殿下當知之 上曰姑未思之耳顯命又高聲擊地曰 殿下若不殺此人臣有子五人必復此讐辭氣凶厲白服頓侵御座 上恐其威脅亦教以為似是僞詩杖遠村而竄仍燒其詩顯命之無忌憚陰譎巧惡之狀一至於此哉嗚呼忍復何言也漢客默然良

久曰子之言誠或有過處而吾以岨唔之言不可卞

也駋客出言曰南少之論皆屈於子而惟小北則不

可得而疵之矣君子哉小北也余曰小人哉小北也
駋客曰何相言之易也余曰大北領首仁弘山海輩
也小北領首柳永慶崔天健金藎國閔馨男南以恭
輩也 宣廟末年與仁弘山海輩有所爭權始有大
小北之号及永昌大君之生柳永慶時以首相窺上
有易樹之意率百官陳賀此豈非小人之態乎仁弘
以謀危 東宮陳疏攻之當時仁弘之言其孰曰非
也光海登位之後竟被慘禍是則究矣而小人之名
倚可得免乎今之小北閒於老少覌勢趍付吾未知
其爲君子也駋曰李東皐浚慶四朝元老一世賢相

宣廟嗣位之初鎭定物議皆東皐之力也故中朝之人亦有賢相之稱而上以君父下以士林莫不信而尊之其臨歿一疏雖或曰含糊當時小輩之道不可毁而斥之栗谷曰其言也惡之疏不惟不遜之甚也其於道理上亦未知其穩當也余曰東皐相公固可謂賢相矣退溪亦曰李浚慶當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措國勢於泰山之安誠柱石之臣也當世之議孰不以賢相謂也然而四朝老臣朝廷宿德君上恃之臣僚依之則栗谷所以不得不有是疏也不論人之賢不肖氣之將絶也塵欲消盡故其言皆善古人所

謂人之將死其言善者是也況以元老臨死告君之語當明白洞快某也賢可用之某也不肖可以遠之使君父不可有疑於君臣之間也只言朝廷有朋黨之漸語甚模糊卒之以喪邦之言遂失榮名惜哉其言也果善乎不善乎豈與善相反則曰惡可也然學曰或恐其太露也未知其不遜也䫆曰其時朝廷之氣色不論某也將有偏黨之漸故其言如是耳語意雖或謂之模糊豈可使君父疑於君臣之間也又豈至於喪邦之言哉余曰未見其黨論之漸而告君之辭如是則非君子進言之道也見其氣微而若是模

糊則非大臣和解之言也 宣廟以幼冲之年初登寶位難與群臣相孚之時也元老臨終之言不曰某也某也有朋黨之私可以斥之而只曰朝廷將有朋黨之漸請破之疑惑天聽其末路之害當如何也一人薦一人則或疑其黨與一人斥一人則或疑其偏私以致群心不和至有東西各立之弊因成國家難醫之疾一言足以喪邦者非此之謂耶貽曰東西之分豈可由於東皐之疏也此則子之言得非過乎余曰君上疑臣太過故朝廷不靖朝廷不靖故士林不和士林不和故各立之患生蓋無相疑之漸則其害豈

至於斯乎其源雖微其流甚大至於沈金之爭而益見其東皐開端之失栗谷防微之智矣愚請言其槩當初沈義謙爲舍人時以公事到尹元衡家元衡之婿李肇敏與沈相知引入書室多有寢具沈問之其一即金孝元卧具也沈心鄙之曰孝元聞文學之名而乃從權門子弟而同接決非介士也其後孝元登第律身清苦才名日盛沈有扶護士林之力故前輩士流多許之由是有當路之勢也（李樑用事勢焰薰炙一時嗜利之徒靡然趨附如李戡權信高孟英金百均李翊蔣爲其腹心如金明胤鄭士龍輩亦阿諛納交元老之子百源惡其叔元衡殺其父乃附於樑將有謀害士林之機如許曄李文馨朴素立尹斗壽奇大升以浮薄須

首爲李戡所毆前黜沈義謙乃標之甥也初出仕路交遊士流欲反標之所爲與奇大恒相議去標之計大恒亦以標黨知沈鋼之通于內殿得其懿旨卒館儒毆標罷惡盡出標黨士林賴而安之此皆義謙之力也鋼義謙之父也有薦金爲銓郞者而義謙嫌前事而輒沮過金居郞僚六年乃爲銓郞引進清流臨事直行故后輩士流皆進許之孝元心短義謙嘗語人曰沈心戇而氣粗不可柄用於是儕輩皆疑金有報眦之意也及義謙之弟忠謙登第孝元以戚里亦阻銓郞自是沈之儕輩指金爲小人金之儕輩指沈爲舊正士林前後輩不相和協遂有分黨之漸許草堂曄以前輩而退許孝元故年少士流尊以爲主朴思菴淳有清

名重望而亦是前輩故指之爲義謙之黨主綿於攻
金者鄭松江澈也甚於疾沈者許曄也沈金角立之
說自此紛紜栗谷見盧蘇齋守愼曰兩入皆士流非
黑白邪正之可卞而且非眞成嫌隙必欲相害也只
是末路囂囂浮言交亂朝廷不靖大臣當鎭定浮議
也蘇齋因達經席補外兩人以爲兩洽之計沈爲開
城留守金爲富寧府使是 宣廟之乙亥也栗谷白
上曰邊圍重任不可委於書生之手且孝元疾病深
重塞北霜雪之中不堪其任請補近邑以緩其死
上意頗疑栗谷有私於孝元而不允後知其不然移

補三陟盖栗谷惜其孝元之才故累次建白耳自是年少士流危疑益甚前輩士流矯激層加扶金者金東崗宇顒柳西崖成龍李潑鄭仁弘諸人許草堂曄盖其窩主也扶沈者朴思菴淳辛白麓應時具栢潭鳳岭李青蓮後白金黃崗繼輝李藥圃海壽尹梧陰斗壽諸人鄭松江澈盖其領首也 上疑朝廷有分黨結黨之漸而不擬孝元於清顯之職有扶之者則疑之有斥之者則亦疑之朝論相乖和氣日消清議漸徵士林洶洶栗谷居中撫安彼此或以事則沈是人則金優之論調之或作兩是非之說解之上說下

話極力調停而終不成者乃數運所關耳栗谷曰天下固有兩是兩非伯夷武王之不同兩是也春秋時無義戰兩非也近日沈金之事不關國家而乃相傾軋朝廷不靖是兩非也雖是兩非而俱是士流但當和解消融可也不可是此非彼是兩是也又曰論其人則皆可用也語其失則可謂兩非也若必以一人為君子一入為小人則愚未知信也自古外戚之預政鮮有不敗者以實武長孫無忌之忠賢膏於砧斧義謙何人敢以外戚預政事乎此義謙之非也自古君子鮮不避嫌瓜田納履李下正冠古人所戒只有大聖大賢能不避嫌孝元何人乃不避嫌直抵義謙自取報惡之名求交搆之名乎此孝元之非也此是調停初解之說而齊固不入至于永世之痼疾乃為國家之弊瘼此豈非數運所關乎東人指和叔思菴字也季真青蓮字也以為方叔義謙字也門客西人目肅夫東崗字也景涵李潑字也以為仁伯孝元字也晛友仁弘有請竄松江之疏松江有醉罵李潑之

擧轉相層激相視讐敵其爲病國之害當如何哉乙亥

両治沈金之後東西之論轉展層激至癸未栗谷以
兵判先行納馬之制後聞其由承召入闕卒發眩症
通由政院未得弁對而出両司許對朴謹元以此爲
罪先行後聞謂之擅權柄既入内書不得承命謂之
慢君上朴思菴以領相求解栗谷副學權德章玉堂
洪進論劾栗谷曰朋比分黨有因救之罪衆時同疊
有莫大之悪牛溪先生亦爲上疏伸救栗谷大諫宋
應激上疏誣辱栗谷無所不至或曰緇髡棄其君親
得罪人倫或曰爲義謙所薦援得通清顯結爲腹心
死生之友或曰倡言以調制保合陳疏言義謙之短
兼乘孝元之長处以求至公之名所以誣當世而人
不覺上欺　殿下莫之悟也或曰列邑賂遺輜輳其
門財利爭財不遺錐刀或曰當国半載怨及蒼生立
銓一世濁亂仕路眞所謂賣國之奸或比之王安石
或曰朴淳交口稱訕矯誣　殿下成渾則爲淳等所
薦揚宗共賛亂臣爲群勢若論義謙之罪則渾出救
之若斥珥之失則淳共渾又爲營救轉相引藪云云
大成金宇顒上疏以三司謂淳躁微救栗谷思菴館

儒柳拱辰上疏論栗谷牛溪之賢儒生申碟上疏論
三司奸慝之狀且指洪渾尚性傳金應南朴謹元金
瞻金晬洪進倡為邪說云云學儒朴濟上疏論金孝
元金應南徐仁元洪進宋應溉許篈洪汝淳洪渾尚
性傳金瞻鄭熙績李景慄李附朱景宏李山海李堅
朴承任朴謹元等奸凶之狀東西戴至今紛紜 宣
廟答三司之啓曰君子不患其黨而患其黨之小也
予亦法程朱之說顧入珥渾之黨也自今以後汝輩
以予為珥渾之黨可也仍竄宋應溉于會寧朴謹元
于江界許篈于甲山以金孝元為安岳郡守以權德
輿為星州牧使洪進為潭陽縣令洪汝淳為昌平縣
令金瞻為智禮縣監金應南為濟州牧使栗谷思菴
次第還朝至甲申以後栗谷思菴沒後西人復困於
東人乙酉兩司論沈義謙之罪植黨朋比賂禍士林
外而朝廷政令內而宮壼亂措無不指揮如朴淳鄭
澂又如成渾者亦受其籠給使朝廷携貳不請無非
此人釀成之罪云云時大憲李拭執義李由仁掌令韓
顯洪仁憲持平沈岱李時彥司諫李養中獻納鄭淑
男正言趙仁得宋言慎也大諫李潑從後來啓義譏
交結之道諫官歷數無類而判書洪聖民副學具鳳

嶺皆是義謙之黨狮不歷數云云李迫平貴時以舘
儒上疏斥牛溪栗谷之誣趙重峰憲亦上疏極陳栗
牛學術之正皆被斥逐自此西人不得志丁亥間東
論日盛李貴又上疏卞之日浮躁好進之徒爭起而
傅會之前日附義謙之徒一時納款於東人倒戈而
攻之又其相識非珥之比者山海也以識義謙爲罪
則何不攻山海而攻珥也云云戊子趙憲又爲上疏
論盧守愼鄭惟先柳洪李山海權克禮金應南黨比
病國之罪又疏論朴淳鄭澈之賢見象遯鄉宣
召云云 宣廟以爲好凶焚其疏甲申栗谷沒戊子
思菴沒至己丑汝立獄起東人死者甚多自東人失
勢辛卯柳成龍以右相兼吏判東人多在三司先斥
柳拱辰李春英次及鄭澈次及黃廷彧尹斗壽兄弟
李山甫黃愼西人名類無一人安戢者自此東人復
爲得志有所爭權始有南北之號至壬辰死節之人
多出於西人東人之氣小沮至昏朝北論大盛西人
盡逐無類至仁廟癸亥西人始用之 孝廟己亥
以禮論西南遂成釁隙爲國家難醫之疾可勝嘆哉
可勝痛哉

栗谷所謂論其事則沈是而金非論其才則金

優而沈劣者是爲千古之公案也出入權門孝元之失身也登仕之後復報私嫌孝元之狹隘也特有文才喜近清流故爲一時年少士類所推許者也然己丑之後西崖東崗緩於攻西而謂之南人李山海鄭仁弘峻於攻西而謂之北人南北之名又分於東人之中人心世道之變亦可怪也其來之漸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沈義謙金孝元時只有東西之黨其後李潑禹性傳各立李山海右潑而爲北人柳成龍主性傳而爲南人北論急於攻西也南論緩於攻西也至己丑東人多死東怨專在於松江辛卯東論始盛而司玉堂論松江之罪李山海鄭仁弘力主其論副學金睟從議禹性傳禹性傳以爲不可挽金不送大諫洪汝淳劾禹削職由是南北之論始岐至癸亥南以恭金藎國論劾洪汝淳主汝淳及山海者謂之

大北主金南者謂之小北至庚子李山海復為入相洪汝淳為兵判有所爭權相攻主洪者謂之骨北主李者謂之肉北自此東人之號遂絕有西南北三色而北為最盛鄭仁弘李山海李爾瞻金大來奇自獻許筠洪汝淳為大北之首柳永慶南以恭金藎國柳希奮朴承宗等為小北之首當光海之初永慶死而以戚臣秉權故小北不衰與大北各立門戶希奮承宗等以攻永慶謂之上北李元翼鄭昌衍李蓂等以救鄭蘊謂之中北癸亥之後大北上北盡亡中北以下或付西南或付小北自是無上大中三北之號而人至顯廟甲寅以后尹拯背其師宋尤菴時烈右宋者謂之老論右尹者謂之少論至肅廟己巳老論多死於南人至景廟辛丑之后老論皆死於少論自此老與南少仍成讐隙少與南無嫌隙南與小北親如同黨今有南北老少四色之號云云

噫栗谷真一世之大賢也

宣廟有吾當為李珥黨之教柳西崖亦有李文成真聖人之語其為公心無私之君子於斯可知而到今

益見其先見之明矣豈有一毫私意於東皐而有是言也退溪子孫作南論故南人以退溪類若自家之退溪而栗谷則謂之扶西而攻之東皐子孫作北論故小北以東皐看作渠輩之領首而栗谷謂之攻李而斥之吁亦可笑也已貽曰偏黨之論非國家之痼疾乃子之痼疾也四人同與相笑而罷余則歸而記其語名曰龍門問荅以俟后世之公議焉

東西角立老少分黨之由余於龍門問荅言之詳矣至於國朝士禍固不可不知者而顧此病居文獻不可得盡考畧以所聞於先輩者自 端廟癸

酉而始終於 景廟辛丑凡十二七禍也記雖踈
畧可知其槩覽者詳之